

年

卷

期

1

6

第

第

绿洲

期六第卷一第

北京圖書館

1939.1.12



15c.

THE

OASIS

LITERARY MONTHLY

信利看



Pelikan

自來墨水筆 自動鉛筆

售發部房文司公新新

附 設

新新公司特設

存款購貨部

存款十元起
即可領用
貨摺

利息優厚 保障穩固
既能購貨 又可付現
貨價低廉 手續簡便

利息

活期週息五厘起
定期週息六厘起

章程備索

新新公司

上海唯一薄利百貨商場

新新旅館

房間雅潔 設備完善

新新酒樓

著名粵菜 富麗禮堂

新新花園

園林幽雅 高尚娛樂

新新播音室

呼號X L H A 週波八〇〇

綠寶劇場

高尚話劇 陣容整齊

壹零集

文藝月刊

內容——散文，漫畫，木刻，詩歌，戲劇，譯作等。

是文藝界的新型生力軍！

是研究文藝者的好讀物！

徵求紀念定戶

全年共十二冊
特價國幣一元

★每冊一角五分★
★書店報攤均售★

壹零集出版社發行

社址北京路鹽業大樓三樓四號
電話一六四三五號

本社遷移地址通告

本社社址自即日起遷至河南路五〇五號錦興大樓五〇三號房間辦公嗣後如有詢問等情請通函上開地址爲荷

本刊擴大徵求定戶二千份啓事

本刊自問世以來，轉瞬半年，承各界愛護贊助，使本刊全人對此種熱情，無任銘感。以後當不辭辛勞，不畏艱險，繼續努力，務使本刊日新月異，不負讀者期望。當此半年終了之期，特再徵求長期定戶二千份，務希未定本刊者踴躍定閱，已定者普遍介紹。全人等願竭其棉薄，追隨文化界先進，爲社會服務。茲訂就優待及保障辦法如左：

優待：

一、徵求期內，全年十二冊，一律僅收國幣一元三角，半年六冊七角（八月十日截止）。

保障：

一、介紹全年定戶十人以上者得免費閱本刊半年。
一、直接定戶於出版前二日可以看到。
歷來定期刊物，基礎不固，大都不久夭折，致定戶等蒙受無名損失，刊物信用掃地以盡。本社有鑒於此，對於所收定費，均存入銀行，按期提取，決不輕易挪用，故萬一不得已時，定戶仍可憑定單向本社領收應得定費，決不受絲毫損失。

本社常年法律顧問：

孫祖宏 大律師

事務所

威海衛路六五一號E字廿三號房間
電話：三九一八三

綠洲

訂閱通知單

綠洲業務部	按期寄至下列地址為荷此致	預定綠洲	茲附上國幣
地址	姓名	年	元
		卷	角
		期止	分
		祈	卷
			分

▲本刊歡迎訂閱更歡迎的是意見▼

綠洲讀者意見書

——讀者、作者、編者欄附張之——

六期中你最喜歡那一期：
為什麼：

六期中你最喜歡那幾篇：
為什麼：

你對綠洲以前有什麼感想：

你希望我們以後呢？

(如此紙不足請另紙書寫郵寄本社)



讀者·作者·編者·····	四季歌·····	恨與懺·····	生命的讚美歌·····	略談「差不多」·····	八字橋之夜·····	獻給大地的女兒·····	薔薇花開的時候·····	荒亂中的平津·····	出嫁與出走·····	轟炸，在昆明·····	在病中·····	壁·····	「遊切隊」·····	夜行軍·····	自己的歌·····	「純文藝」及其他·····	朝霧中·····
·····	(詩)·····	(長篇創作)·····	(譯詩)·····	(短論)·····	(報告)·····	(詩)·····	(散文)·····	(通訊)·····	(小說)·····	(通訊)·····	(雜感)·····	(小說)·····	(通訊)·····	(詩)·····	(詩)·····	(雜文)·····	(小說)·····
·····	淑岑·····	恨夏·····	華鈴譯·····	金梧桐·····	陳方·····	恨夏·····	顧西庵·····	費瑪·····	楊揚等·····	中必·····	卜弓文·····	賀若·····	東風·····	沫華·····	芒果·····	何冷君·····	陳一明·····
·····	34	28	28	27	25	24	22	20	17	15	14	13	10	11	10	9	1

每冊定價	預定
國內	一角五分
香港	二角
澳門	二角
南洋	二角五分
歐美	三角

全年	十二冊	一元五角
半年	六冊	八角
本刊登	每月十五日出版	一元二角

綠洲

第一卷 第六期

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河南路五〇五號 綠洲月刊社
 錦興大樓五〇三號

發行人 莊雪鷗

印刷者 上海七浦路四四七至九號 利錫印刷所
 電話四三一五

總經理 山東路二二一號 五洲書報社

地位/面積	全頁	二分	四分
底面	一百元		
前後裏封面	八十元	五十元	
文字內	六十元	三十元	二十元



朝霧中

陳一明

江面是寬闊的，漫長的，從西邊蜿蜒着過來，又突然彎向東北去；就像一尾巨蟒，昂起了頭，在貪婪地注視着什麼；現在早就給濃重的朝霧鎮壓着，再也閃不起一毫鱗片的銀光來。田野，馴伏得像匹待宰割的母牛，背馱着殘破的莊子，蜷伏在潮濕的寒風裏，只有枯黃了的蘆葦還是無邊地聳立着，叢密，神祕，把所有的小港淺灘遮蓋得黑越越地。

從江邊，就從那到處蔓生着的蘆葦叢中，會時常地驚起一两只宿鳥，戛然掠入高空，迎着潮風，給大地喊出了淒厲的呼聲。遠處，小港彎入的深處，一座頗大的莊子，背着濃重的竹林，傲岸地比較完整地站立着，在那裏，剛才還給一切吵鬧的聲音沸騰着的，現在是變得什麼都死寂了，只有剩留着的野狗們還在不時發出間歇的吠聲，一聲，二聲，掠過黝暗的田野，送入人們的耳鼓，顯得多麼地着急而空洞。

映在長發眼底的還是那麼遙長的一串人羣：老的，小的，女的，……背着包，挑着担，在夜的黑光裏，跨着惶急踉蹌的步子，叫喊着，哭泣着，……漸漸地踏上準備着的船兒；船解開了纜，繩就比解開了人羣戀鄉的繩子一樣，欸乃地划向寬闊的江面去。

對付女人們總是要比較麻煩點的：事情急了，想不出什麼辦法來，不肯打好包袱，不肯趕緊走路，……却老是一頭母猪似的坐在泥地上哭泣着，要不是表弟阻攔得快，差一點給她兩個重實的耳刮子：

『死在這裏想招接強盜嗎？』

可是女人就像發瘋了似的，一點也不覺得害怕地喊了起來：『你要我去，要我到那裏去？這裏有田，有屋子，種的麥子也就長得高高的呀！』

母親也在那兒乾號了起來，張着乾癟的嘴巴，踩着細竹竿似的腿子，聲音是粗啞而短促：

『活着，活着，我只願留在這裏！爲什麼硬要我離開這裏啊！你們去，男的，女的，帶領着小發，統統給我去！』

矮小的個子，僵駝着背，在散亂了的傢具間奔跑着：

『這是什麼樣的世界啊！』

老年人總是不可理喻的，她們是在家鄉中生長起來的，就只曉得緊緊地守住自己的家鄉。

寒風從江對面吹來，枯黃的蘆葦的葉子亂打着長發的臉，使灼熱的頭腦感到一陣舒適的冷意，蹲伏着的腿子感到有點麻木了，他開始想移動一下，腳在草鞋裏滑膩而冰冷，一移動便會發出『咕底咕底』的輕微的聲音來。

他們一共是三個人，傍着小港的口子，躲藏在叢生着蘆葦的淺灘中，靠在長發身旁的是一個粗壯雄健的湖南佬，却把身子挺立着，讓頭高出了蘆葦，兩眼儘向東北角上看望，那邊雖已露出一絲光亮，也早給濃霧沖淡做灰暗了，長發的表弟，那個叫做阿毛的小伙子，却年青活潑，一點也不含什麼思慮，他剛才鋸截

罷小橋，踪跳着過來，放下了手中的鋸子，又端詳着那桿機槍，摸摸弄弄，拍着表哥的肩頭，喊道：

『看呀，就是那桿傢伙，在他們下鄉來燒別的莊子時，曾經做掉過我們三個弟兄的，現在却輪到我們來利用牠了！』

槍是從大湖那邊搬來的，一共兩桿，這裏却靜靜地架設了一桿，讓槍口昂起着，緊對準港口的那座木橋。那木橋，在長發是熟習了的，在他脚下踏過了不知已有幾千百遍了。

這是十多年以前的事哩！只要牽上一頭牛，跨過木橋，那裏便會有連綿不絕的坟頭，滿生着嫩草，讓畜生們去啃嚼着，孩子們到了那裏，只要把牽繩縛縛牢，照例是可以什麼都不管事的，男呀女的，夾雜在一起，在坟頭上嘻笑，打滾，攪纏得喘不過氣來，陽光暖吻着，軟風撩撥着，在碧綠的草地上，馴伏着軟綿的羊羣，雪白的細毛發出誇耀的光芒；牛會曳長了聲氣呼出『媽——』來。江水滾動着，皺起銀鱗似的細波，時常會有寬闊的潔白的帆蓬飛快地駛掠過，蒼鷹在碧藍的天空中打着迴旋，水鳥們一羣羣飄浮在江面上，大人們做罷了田地，時常會攜帶着獵槍，火銃，趕着竹葉似的小船，向水鳥的羣開射過去：

『砰——派——』

水面頓時激起一陣浪花，活着的水鳥帶着驚恐向四散飛去，又驚恐地發着叫，團聚在一起，躲向蘆葦的深處，在人們的歡笑聲裏，小艙中堆滿了垂倒長頸的獵獲物。

如今是輪到長發們獵打的時代了，只要一有空閒，他就喜歡合莊子裏的水泉，金生，阿土，自己的表弟，……在寬闊的江面上追逐着，呼喚着，他們年少力壯，正是莊子裏有名的獵手。

一切都是寧靜了的，一切也都是捨不得離開了的，然而現在却不得不被迫着要離開這裏了。

『種的麥子也就長得高高的呀！……』

女人的帶哭的喊聲，還在長發的耳朵邊盤旋着，尖銳，有力，深深地打動了自己的心。

要是沒有朝霧，他應該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自己種着的二十多畝麥田了：微風掠過，麥葉子亂點着頭，整塊的田浮起了酒渦，就像在對他微笑，於是使他忘掉了一切疲倦。

整整地十多年他從沒有停過手，在田裏翻耙着，墾植着，把每一塊泥土攪拌着自己的血和汗，於是血汗帶給他一個頗大的報酬；雖然這報酬，照例要給李大爺到手去一大半，剩留給他的也許只是一大筆債，然而種了人家的田，不是應該這麼做的嗎？一家子連同表弟也就這麼活下來了。

去年，因了戰事，曾經停收過一次租，農人們高興得全都發了狂，混吃亂賭，把什麼都弄得精光，長發却並沒有這樣子幹，他知道這一次戰事給予他的損失，將比什麼都要大：阿毛是走散了；牛和豬也早給強盜們牽去宰割掉；鐮呀車呀，正好是當做上等的燒料；就是那間草屋，雖然沒有坍塌，也就被震得破零不堪了。他修修這樣，添添那樣，又夠做什麼事？

今年春熟，全靠他一個兒挺，眼巴巴把田稻收割了，聽着風聲不好，又不敢弄出米子來變錢，但是他相信，只要時局一平靜，什麼都可以有辦法，然而他總料不到，就是那一點血汗的結晶，也會不容許他保留着的。

在一個初冬的早上，莊子裏却突然闖來了十多個強盜兵，女人們趕不及躲避，給抓住了，儘量的被他們侮弄着，長發的家裏也走來了兩個強盜兵，一進門，矮矮的一個便指着長發說：

『游擊隊，土匪，有？——』

後面的鬍子看見了女人，便趕過去一把抓拖住：

『嘻呀，姑娘！——乖乖的！』

長發着了慌，挨上去跪求着，對方鬆了手，給他兩個重實的

耳刮子，女人却就在這一鬆手中脫逃了。強盜兵找不到女人，又憤憤地踢了他一脚，趕到場上，劃上火柴，把幾個高高的稻堆點燃着，火焰的舌子吞蝕着稻堆，就像吞蝕着長發的心，然而強盜們却嬉笑着，拍着手，呼喊道：

「嘻呀——好好的！」

在臨行時，還帶走了那匹女人養餵着的老母雞。

現在，長發又把自己的希望結纏在那二十多畝的麥子上，麥子，也確乎是特別興盛，特別可愛，像在對着他微笑。

前幾天早上，他還跟表弟翻墾着麥泥。總共一年多沒見面的表弟，變得實在太厲害了，田地像已縛住不了他的心，一開口就是「打呀幹的」亂說着，然而動手做起田來，還是跟以前那樣地飛快着，他看了下表弟的高大的身子，結實，強壯，便細細地盤算着：

「要是有着手，應該給他留心一頭親事了。」

他幾次想跟表弟談談這件事，可是幾次沒有說出口，他相信，只要一告訴了他，準會得被他奚落着的：

「哼哼，家？不打退強盜，便答允你成得來家？田地也是白費力去種着的呀！」

他相信表弟的話是對的，所有跟着表弟來的那般人兒的話也都是對的，然而他總不能完全拋棄了田地和家，二十多年的生活使他接近田地和家，他的心像已給田地和家伸出的手緊緊地抓住了。

他從表弟們的講談裏，聽到過湖那邊的生活，他覺得那邊的生活，確實是美妙的，甜意的，但未免隔離得太遠了，遠不及這裏來得可靠，田地是田地，家是家，一片麥子的葉也可以用手指去接觸到。他要抓什麼，什麼便被他抓到了。

然而現在他究能抓到了什麼啊？一個燬滅的命運，已降臨到

自己的莊子上：田地，房屋，古廟，茶店……也都要被敵人的炮火轟燬了，就是那頂橋，遠遠地扼住了村口的橋，也已給他的表弟，用着鋸子截得快倒下了；只要得到信號，讓他再加上一斧，準會得馬上坍塌下來。

長發緊緊地握着利斧，面對着一個兇惡的戰鬥，身子也變得強固起來。

阿毛等得有點不耐煩，他看着打仗，好比是一種遊戲，江面，田野，竹林，蘆葦，小橋，鋸子，機槍……現在已全不值得使他注意，他已有好幾次拍着湖南佬的腿子，問道：

「喂，老倭！告訴我，幹嗎他們還不來？」

對方是默然無聲，只把那兩道銳利無比的眼光想穿射透那遙遠的天空。

大約在一個多月以前，老倭從鄉鎮上小茶店裏回來時，便喃喃地告訴大家：

「現在聽說又要動着田租了！」

消息傳遍了莊子，老的嘆息着，女的叫罵着，男的粗暴地吼了起來：

「拿吧，什麼都精光了，就只剩得這幾條身子！」

在城裏讀過書的榮生哥還到處向人說：

「這是強盜們想出的方法，他們打着仗，把錢用完了，才想到我們的身上刮！」

「出着錢，却叫他們用槍來開死我們，是笨豬才會這樣子幹！」

年輕的小伙子都暴跳了起來，只有老年人還在安着大家的心：

「慢着，不用急，沒有糧串，沒有田單，看他們收得成租？」

然而鎮上却在積極地進行着，一點也不肯放鬆：徵收處是成

立起來了，搬住到鎮上去的李大爺便是其中的一個；所有莊子上的佃戶都已開列了進去，他已不止一次，派遣了稅警到莊子裏來催迫着，並且揚言道：

『再不繳，軍隊就要下鄉來燒莊子！』

痛苦咬嚼着農人的心頭，農人的心，也開始變得粗暴起來了，附近的莊子全給耐不住的怒火燃燒成沸滾：燒催子，捉佃戶，打稅警……弄到最後，軍隊便下鄉來：搶掠，姦淫，非刑，殘殺——把整個的莊子燒成一片焦土。

長發的莊子裏也着手組織了抗租會，雖然爲時不過十天，一切都已準備就緒，領導的人物全是從湖那邊開來的，他們是雜亂的羣：男男女女，長長短短，服裝也完全不是一律的。然而他們都是堅忍樸實，而且有着比較完好的武器，隊長是一個二十多歲的漢子，濃濃的眉毛下，閃着堅定的眼光，他們一共十多個，一連串從塘岸上跨過來。在起初，莊子裏的人還以爲是一隊土匪哩，長發早就把火藥散彈緊緊地裝在銃裏，第一個在那裏等待着。

突然，從走近來的隊裏，發出一個愉快的熟習的年青人的聲音。

『幹嗎？長發哥，要打起自己的表弟來了？』

長發才看清楚在隊伍前面踪跳着的正是阿毛，那是在兵亂裏走失了的表弟。整整地已有半個年頭沒見面了，除了略微黑瘦一點，仍像以前那樣的活潑。長發裂開了嘴，微笑着，用着驚奇的聲調說：

『哦，——是你？我們以爲——』

『我——沒有死，哈哈！帶着一隊打鳥的好手來了！』

阿毛是從小沒了爺娘的人兒，光桿子寄住在長發家裏，跟表哥混得像親兄弟樣的熟，現在他們又緊緊地握起手來了。

榮生哥也挨入了隊伍，趕着一個穿着球鞋的傢伙談着心，他們是熟悉的，是城裏的同學。

莊子裏的人全用新奇的眼光注視着兩個壯健的女隊員：

『幹嗎？她們也混雜在裏面？』

可是，她們一點也不覺得什麼，反而微笑着，跟大家熟習地攀談起來。

隊伍駐紮在大廟裏，一點也不騷擾人家，缺少了什麼，便出着錢買，借用了什麼，也一定客客氣氣地送回來。有時，反要把多下的東西分送給大家，或是幫同着做一切工作。

他們帶來了一個話匣子，有了空，便『伊伊呀呀』地開起來，那些都是熟習的曲調，却喊出了農民們要說的話，尤其使人愛聽的，便是那些口唱的歌曲：

正月裏來是新春，

殺人強盜最可恨，

殺我牛來搶我羊，

害得我們不太平，

……

沒有隔得多少天，連四歲的小發也會哼起那歌曲來了。

他們又做過了好幾回戲，從戲裏面，告訴着大家：夕軍，奸人，流氓……在怎樣地欺侮着農人；田主，敵人……又在怎樣地構結着要剝削農人，從戲裏面，又告訴着大家：農人們再也不能好好地種田過日子了，只有咬緊了牙關跟敵人拼命才會找到出路。劇情抓住了農人的心，把散漫的懦怯的心牽引到一個焦點上。

阿毛又嘻笑着，跳躍着，到處去告訴人家這半年來的經歷：

在開頭，他給強盜抓了去，被迫着做各種苦工，沒有幾天，便給逃了出來，在各處地方亂奔亂跑，回家來又恐怕會撞見強盜——

，最後便加入了隊伍。在湖那邊訓練了不到兩個月，奔跑，射擊，找尋着掩護……空了，又跟大家唱唱歌，讀讀書……於是便開出來跟強盜們幹傢伙，他已見過了好幾次仗，殺掉的兵至少也有十多個。他常常拍着胸子，告訴人家：

「打仗是一點也不可怕的，就好比打着鳥子，砰——派——！於是穿着制服的傢伙，會惶急地發着慘叫！」

他已不止一次，拍打着表哥的肩頭：

「專打小鳥是沒出息的，我們要打幾頭大的狗熊！」

爲着要反抗徵收租賦，他們就組織了抗租會，跟附近的殘破的村子緊緊地連鎖在一起。莊子裏已設立了崗位，不再像以前那樣的毫無秩序。他們已懂得怎樣去對付着稅警，不知已有多少次，躲避過稅警流氓們的纏擾，然而挨到了昨天，終於仍逃不過這最後的一關。

× × ×

是隊伍裏接到的消息，說李大爺因收不到租，要派來兩船稅警，帶着武器，預備捉抗租的佃戶。女人，小孩……早都在女隊員的領導下，有秩序地躲避在祠堂裏，男子們準備好了一切，在靜靜地等待着。他們原不想便做到決絕，只要好好地講談着，讓來的人仍舊循着原來的路開回去。

兩船灰色的動物在老遠的地方便上了岸，一上岸却就把身子僵僵着，跌爬着，子彈散落地向着莊子飛過來。這裏高舉着手，大聲地打着招呼，可是沒有用，子彈是更緊密地着在牆壁上，泥塊上，土墩上……

阿毛憤怒得跳了起來，揚起槍，叫喊着：

「打吧，狗熊子，不要饒放他們！」

「碰——派——」

子彈掠過江面，迎着寒風，發出尖銳的呼叫。

灰色的動物着了慌，丟下槍，亂叫着，向後滾跌着亂爬去。莊子裏的人全都發了狂，帶着新奇的趣味，把火銃，獵槍……對着他們亂開去。戰事並沒有維持到多久，活着的灰色的動物早都逃得無影無踪。

在落日的光輝裏，他們一個都沒有受傷，可是灰色的動物却給打死了兩個，失足落水淹死了三個，還遺留下好多枝槍和子彈。他們全都興奮着，歡躍着，要是打仗這麼便當，真是一種好玩的把戲，田地也不值得再去墾耙了。

女人們也開始退回來，看到了平時像虎狼一樣的亂闖着莊子的傢伙，現在却直僵僵地躺臥在江灘邊，便吐了口唾沫，咒咀着：

「殺不，也有今天的！」

隊長用着粗重的喉嚨呼喊着：

「同志們，不要興奮，趕快準備着撤退的工作，明天一早，準會得過來燒莊子的！」

隊長的聲音，就像一個哄天的霹靂，把大家震得呆了起來：「什麼，叫我們撤退？我們是靠着莊子吃飯的，叫我們撤退到那裏去？」

農人的心開始有點疑慮了，然而隊長却仍堅定而沉着：

「到湖那邊去！多少失了莊子的人兒都在那裏生活着！那邊也有田，也有屋子，只要能做着工，都可以很好地生活着。老的，女的，小的，儘先準備着；男的留在這裏，再跟他們幹一陣，我們不能讓自己的莊子，白白地給他們焚燒去！」

女人們都騷動了起來，叫着，哭着，捨不得離開家鄉。老年人拍着腿子，嘆息地說：

「這是什麼一回事啊！」

隊長用着高過一切的聲調，熱情地勸告着：

『留着是白犧牲的啊！強盜們會饒過你們嗎？看看那些被燒了的莊子吧！看看那些死命要留在莊子裏的人兒吧！現在都已變做了什麼啊！在湖那邊，我們有着更多的人羣生活着，沒有強盜，沒有土匪，愉快地生活着好比一家人。你們沒有去過，當然不會相信，只要問問阿毛，他是你們莊子上的人兒，從小跟你們一塊長大起來的，他總不會騙你們的！』

阿毛就跟一頭不肯安靜的猴子似的，嬉笑着拍手拍腳地說：『去啊，老鄉們，不用疑心的！那邊不單是有工作做，有飯吃，孩子們還會有書讀，多少大學裏念過書的人兒都在那邊教育着。榮生哥，你去了，一定也可以做一個很好的教師。』

他又跳了起來，拍打着長發的肩頭：

『表哥，你可以做一個突擊隊員，因為你的槍法比我好得多！』

人的聲音比較平靜了，女人們雖然有的仍在哭泣着，叫喊着，已不再像剛才那樣地固執了。恐懼和仇恨替代了戀鄉的熱情，他們已體味到眼前的危險。只有少數頑固的老年人仍不肯接受這個提議，只有被拋丟了的野狗還在用勁地號叫着。

十多隻船在夜的微光裏漸漸地開出了港口，消失在蜿蜒着的江的肚裏，約摸過了三四個鐘點，二隻船又從蘆葦深處開了回來，這是從湖那邊開來的，滿滿地裝了三十條漢子，全副武裝，又帶來了兩桿機槍。

東方已透露了一絲光亮，霧絲開始往江面上蓋攏來，把大地捲裹入濃重的煙幕。

一大隊人從古廟裏跨出來，向着不同的方向，消逝在大地的懷抱裏。

長發背起了槍，手握着利斧，胸口挺凸着，並不比誰畏縮了一點。在迷茫的灰光裏，跟隨着伙伴，跨過自己種着的麥田，再

也不覺到什麼留戀。

阿毛揚起了鋸子，跳呀跑的趕到橋那邊。

沒有隔得多少時候，一切都已準備完竣，田野又靜得像死寂了一樣。

在濃重的朝霧裏，隔着竹林，墳堂，土墩，蘆葦……現在已蹲伏着一對對閃亮的眼珠，雖然是隔離得那麼遠遠地，而且都是阻絕了的，但仍可以透射過，彷彿在互相關照着：

『弟兄們，努力着，作一次更大的收穫！』

× × ×

太陽已整個地跳出了地平線，渾圓，無力，就像一張平貼在濃霧中的瘦黃的臉，霧絲滾動着，飄浮着，讓寬闊的江面挺凸着灰白的肚子。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的，遠處，就在那巨蟒昂起着的頭那邊，傳來了一陣隱約的聲音：

『撲撲撲撲……』

湖南佬的頸子挺得更其直直的，阿毛快活得跳了起來，長發緊緊地握着那柄利斧，也瞪出了眼珠子向那邊望過去。

那邊還是隱約模糊，一切都躲藏在濃霧中，連那一叢叢的蘆葦，也只顯露出淡淡的黑影。

然而聲音是來得更其接近而清晰了，『撲撲撲撲……』地，就像一連串的子彈向着這面飛來，那是種熟習的聲音，即使是長發也早就猜想到，鬼子們一定是趁着淺口的汽艇在開過來；在汽艇的頭上，說不定還架着一尊小小的鋼炮哩！

在往常，又該是亂竄亂逃的時光了；此刻，心地平靜得宛如靜止着的水面一樣。他們也一樣的有槍，有武器，再也用不到向誰屈膝求饒了。

『來吧！』

長發動了下背上的槍，眼前浮上了兩個可憎的黑影——矮矮的個子和滿臉的鬍子——，憤怒得牙床也緊咬了起來。

「撲撲撲……」

聲音是短而混亂，現在可以聽清楚，從江面上開來的汽艇決不止只有一隻。

突然，一個頗長的黑點從濃霧中透現了出來，而且漸近漸大，慢慢地已可以清楚地聽出浪花打擊的聲音，江水也開始湧上淺淺的沙灘來。湖南佬把身子蹲下一點，關照着大家準備好，自己的手擺放到機槍的搖柄上。在更遠的所在，更模糊地透現了第二個黑點。

「蓬——」

一顆火球，從後面的黑點上發出來，飛快地落向莊子附近的田野裏，隨着震耳的爆炸聲，捲起一團烈焰，又很快地消失在濃霧裏。

除了濃烈的火藥味，田野仍都是靜悄悄的，一點也沒有反應，只有躲藏在蘆葦中的宿鳥才驚惶地撲着翅膀飛叫着掠入天空，於是前面的黑影又發出一排機槍：

「卜卜卜……」

子彈直向着濃密無邊的蘆葦叢中飛來，疏落地着在岸土上。接連是三隻敞口的船，給小艇拖拉着，大胆地闖了過來。船開近木橋，就在淺灘邊飛掠過，阿毛已看得很清楚，黑壓壓地滿坐在船上的全都是穿着黃色制服的傢伙。

「打呀，狗熊子，不要放走一個！」

阿毛幾乎喊了出來。可是湖南佬就只是靜悄悄地，把手緊緊地握着槍柄。

汽艇吐着使人作嘔的臭氣，昂着頭，呼噪着，傲岸地鑽向橋洞去，又很快地給叢密的蘆葦遮住了。

阿毛真有點不高興，心裏在這樣想：

「幹嗎？不準我們痛快地幹一陣，躲在這裏，難道是叫我們吃汽艇的臭屁的嗎？」

後面又響起了另外的一陣機槍聲，另外的一串，又傲岸地穿過木橋，可是坐在上面的，却完全是黑色的傢伙。

汽艇的聲音在漸漸地變得緩慢了，江面又顯得像適才樣的平靜。

正當那些動物要爬上岸時，突然，莊子裏最大的一所屋子，李大爺的屋頂上，冒起了一陣濃煙；同時，從遠處的一個大墩墩後面，響起了一排步槍的聲音，清脆響亮，直向着動物的堆裏飛掠去。黑色的動物敏捷地散伏開，黃色的動物却只是亂跑亂跳着。

「卜卜卜……蓬拉……卜卜卜……蓬——蓬——拉——派——」

由着步槍，機槍，鋼炮組成的火網，緊密地向着大墩那邊遙遠地開射去。烟捲滾着，塵沙飛揚着，麥子連同整塊的泥土在濃重的朝霧中滾飛着，大地也抖顫着，抖顫着，像要霎時間翻起身子來。

李大爺的屋子已給濃烈的火焰吞捲着，把朝霧映照成火紅一片，野狗們也開始狂叫出破啞的聲音來。

「卜卜卜卜……」

另一陣更緊密的機槍聲，從竹林那邊，那麼地逼近，發出繁密的火網，直向着動物們的鋼炮機槍座前罩過來。於是四周，從那墳堂裏，土墩後，泥溝間……又到處響出槍聲來。

長發就在這槍炮的繁密聲中，藉着蘆葦的掩護，飛快地把那木橋砍在小港裏，阿毛踪跳着把岸上的幾株枯樹也都推倒了下去，把港口塞得滿滿地，再也逃不過一隻船來。

現在動物們的鋼炮，機槍……再也發不出什麼吼叫聲，從竹林裏冒出的火網，却還是那麼緊密準確，專向黃色動物的頭上罩來。

黃色的動物慌急着亂跳着，有的已跌爬下去，有的却在清楚地喊叫着：

『好漢們，不要錯打我們，我們都是自己人，強盜們已換穿了黑色的制服了！』

從港邊，田野，竹林，土墩……那邊，響起了更加粗壯的回聲：

『夠朋友的，就得把槍口轉向強盜打！』

跑。

霧還是濃重地遮蓋着，太陽露着死白的臉，給染紅了的天空，映照得更其慘淡了。江面挺凸起灰白的肚子，像要吞噬着什麼似的。蘆葦却還是那麼濃密，簇立，一點不動聲色。

迎着殘敗了的二三十個黑色的動物，從江邊，從破斷了的橋那邊，從濃密的蘆葦叢中，隔着濃重的朝霧，又噴射出一張緊密的火網來，跟緊緊地追在強盜們背後的響亮的槍聲互相唱和着。

× × ×
朝霧漸漸地被陽光沖淡了，十多隻船兒又沿着江面向西開去，漸遠漸小，使人再也不能看得清楚。然而在這靜靜的江面上，却還停留着一片雄烈的歌聲：

我們已被迫着離開家鄉，
我們不再是馴伏的綿羊，
有誰敢闖進我們的莊子，
管叫他永遠見不得爹娘！

國泰

照相館

採用標準鏡頭
攝影清晰美觀
藝術設色放大
定使顧客滿意

地址：南京路561號

電話：九〇三九三

「純文藝」及其他

何冷君

據說李後主在兵圍禁城的時候，在皇宮裏還埋頭他的著作，到現在對於這可驚的鎮靜工夫，毀者固多，而譽者竟亦大有其人，理由是一個文弱的書生皇帝，在大敵之前，不鎮靜定也不見得保守了江山，所以還不如寫點東西，不失為『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給後世多留點工力的詞章。至於個人呢？向不敢對『史筆』奉為『天經地義』，要不，就相信李後主是個神經質的變態心理者吧！

但到今日，却明白過去懷疑的多餘了，李後主的存在，好像並不虛構，百千年後的稱為『孤島』的地方，正絡繹不斷出現着這『可驚的鎮靜工夫』，曰『爲文藝而文藝』。

借着漂亮的幌子，幹些無聊的勾當，原是某一類人的慣技，遺憾的是幌子『舊』得並不漂亮，改一種名稱自然是當務之急，『純文藝』之外，提創寫作必備條件之一，『技巧』。自然也是因『環境關係』，『迫不得已』的事。

『董，吉柯德』曾經爲人類的解放盡過一次力，雖然他是遍體鱗傷的回來，不過博得聰明人的訕笑，但個人是曾經爲這『蠢得可愛』而寄予過極大的同情，更加以悲哀過來的。不說理智的遐想中，假使『董，吉柯德』能孫總理的十次革命那樣的精神，能再去再回來，或者這世界恐怕已不是現在的世界了。所以我的結論不免歸罪到訕笑的聰明人身上去，且更一層的聯想是弄得『董，吉柯德』鱗傷回來的，也許在喜歡『維持現狀』的訕笑者之羣中也有人在內。

我的結論自然不全正確，到現在我却更覺得不但不正確而且爲這過份的對密司脫董表示好感而發生出危險來了，原因是有人利用這『好感』跳上現在的文壇來稱起英雄，而時代的演進，促使他們做得更聰明，先不爲事實的盡力，而表示着關懷文壇的熱忱。

於是有充份理由的理論是出來了：『爲什麼在這大時代中，表現這時代的『國粹』創作，不及翻譯來得衆多呢？……及其他。

也許今年天氣也突別，端午之後就是九十度以上，吃冰之外，『風涼話』也就不得不說。

又是據說，『八股文』之在前代，一定有多少的天才被犧牲，這好像很少人在反對，於是『八股文』的罪狀被確立，不管邏輯如何，用來誣蔑，還不失一種相當的武器。

要求每篇文章的不雷同，好極了，想起來怕也沒人敢冒這『大不諱』投一反對票。過去『差不多』曾經轟起熱烈的議論，不想抗戰一開始，也許『差不多』鬧熱了不夠刺激，名字也就更『國粹』起來，變成『八股文』。

扼腕的是這些滿想獻一下不『八股』的將軍，指摘『八股』的文字，還不免跌進『八股』的窠臼裏去。

最後我想指出的，每一個寫作者，終想極力避免題材上的雷同，但在沒有找得之前，能換一種方式，對於癱瘓甚深的中國民衆，其力量大概不算於零的。

所以我希望於將軍們的還是不必多寫指出『八股文』的『八股文』而做些切實的工作。一九三九，六月，在香港。

自己的詩 芒果

我愛護那樸野的耕田大漢，
真摯樸實中滑過他的生命；
我更欽羨丟棄了私人幸福
而為大眾生存作鬥爭的人們，
還有，犧牲了自己的血液
去培植人道和平果實的園丁。

× × ×
但我忿怒一般蛇兔鼠狗的穢行，
我願我化為狂風，變作烈雨，
把一切暴力與蠻橫，
作驅出世界和人類的掃蕩！

× × ×
生活鞭策使我認識現實，
引導光明的是一片黑暗。
於是我翹首孤島，

引吭高調：
× × ×
『我是萌芽，
長大了將變成棟樑，

「遊劫隊」

東風

浦東通訊

「……拋却了不幸和悲哀，將要飲酒而行樂——
『騎士呵，英勇些吧！騎士……』
唸着故事裏一張唱片的句子，突然客堂裏鬧着人聲，像春日的黃昏那河畔蛙羣的
聾叫，亂烘烘把我從枕上驚起，根生嫂那條清脆的喉嚨，我敢自信她在後門外說話我也
辨得出的。

聲音漸漸走近樓底下，但仍是那末慌亂，驚躁，糶糊一片。

『瘟遊擊隊不死光，鄉下休想住下去，以前團部駐在×家橋，倒還安靜，單是幾戶
大人家每月攤掉幾個錢，窮百姓還可以馬虎……』嘩，現在步哨放到我們宅子上，連賣雞
蛋的瑞林娘舅也被看上了……開口五百元，不是要他老人家一條命？」

根生嫂一長串響亮的話，暫時把喧擾鎮定下來；我想起今天老清早根生嫂因為去吃
表兄弟湯餅酒回鄉去的，現在冒了雨奔回鎮來，還帶着好幾個年輕姑娘，事情總不大妙
吧……樓下又是媽在說話。且聽下去——

『是不是你娘舅給綁了去？我早說這時勢省省吧，鎮上婚喪喜慶也不大敢鋪張，何
况在鄉下！』

『話也不錯，不過娘舅這一把年紀還是第一遭生兒子，心裏歡喜，請請宅鄰親眷吃
一頓，真也難怪他，誰想到瘟赤佬會轉他的念頭——說起來真要嚇死人，大家飯碗還沒
有放下，遊擊隊闖進了四五十個，娘舅還以為沒邀請他們吃飯來出氣的，那裏知道盒子砲
都捏在手裏要的是鈔票！』

『為首那個天殺的正是癩皮關木，從前還算是娘舅老朋友，現在却爆出了眼烏珠不
認得人，五百元！少一個板也不行，你想橫不橫？……娘舅打算拚掉老命，他說錢沒有
，你們要，我把四十五歲的老命給了你們吧……你知道關木怎麼說？呸，他不要老老頭
，他要娘舅的小孩子！……』

『這威迫比要娘舅的性命還利害，大家求關木饒情，娘舅還跪下來拜他們，一點不
生效，最後還是現在當村長的法公公出面談判，再三求情算二百元了結。期限還限得凶
，一星期繳現！』

根生嫂一張嘴是值得人欽佩的，我像失去了主宰木然望着窗外的雨，一顆心被浸在
憤怒但又悲痛的思維裏——

爲正義，爲公理，
作堅固的支撐！

× × ×

『我是火焰，

我要燒熱那已冷的血液，
更要把侵略者的武器，
完全熔融在冶鐵爐裏。

× × ×

『我是白浪，

我要翻起那滔天怒潮。
在我前途的層層阻礙，
我決作致命的衝撞！』

夜行軍 沫華

腰間的刺刀叢響着，

畢畢剝

畢畢剝

又翻過好幾座山谷。

× ×

又翻過好幾座山谷，

墨黑的

『瑞林娘舅現在變得瘋癲癲地，直嚷着完了完了，田完了，一羣母雞也完了！……我不敢再在鄉下多留一分鐘，淋着雨奔出來，碰得巧，雲貞妹她們也不敢再住在鄉下，聽說家裏沒有男子，年輕姑娘也要拖去，不去贖就留下給他們強盜胚當家小，不管你是已有了婆家的？』根生嫂說完，還引起幾個姑娘們深長的太息。

『這就是我們的遊擊隊麼？我能夠不信根生嫂說的一大堆話嗎？……』我不能給自己找一個答案。

答案到今天還沒有找到，倒是給我帶來了更多的苦惱。
早飯剛吃過，雅之公公聽到我回鄉已好幾時，特地叫人來邀我去看看他的二樓牡丹，說是今年特別好，牡丹花開得數不清的多。

他是一位老官僚，以前當過關外鹽稅機關什麼長的，現在上了年紀，自己在故鄉造一些住宅再闢一所花園，想消磨一個悠閑的晚年；到他園裏時，他老人家已先在曝太陽，這次炮火沒有毀掉他的心血，對於他是一個不小的慰安。

和長輩們談話，至少總有些拘謹，特別是面對着一位健談如雅之公公的，說話似乎應格外留神——在園裏欣賞（？）了一回絢爛的花之後，我們坐在他的『容膝』小齋裏開始東拉西扯的閑談了，實在，這撈什子對於我是感到厭惡的。

從他的富有回味的政治生活談到他的『雅癖』，舉一個現成例吧：他是化過不少白天和黃昏留連在北平一個著名的牡丹園裏的晚上，那個園是開放了電炬供人去欣賞名花，而『牡丹譜』在他老人家應是最熟悉的一種，像他熟悉他底『公事』一樣；但話題轉到了目下的國事，特別是近在咫尺的遊擊隊，我簡直又變成了啞吧：

『遊擊隊』現在可以使大人們用來嚇小孩子了，我是經歷過「長毛」時代的，「長毛」殺人放火已經夠怕人了吧，但「遊擊隊」却又強一着，哼，「長毛」總算還打成了十五年天下，「遊擊隊」呢？如此作惡下去就會完了的！』

『不，遊擊隊本身是值得推崇的，至少它是可以隨時破壞別人政權的軍隊。也許我們這裏的隊部因缺乏政治訓練或者組織不良所致，別地方決不會這樣腐敗的，我們不可把它一筆抹煞，「遊擊隊」決不是「長毛」，更不會完了的！』我底話顯然和他敵對起來，我認爲這解釋是需要的。

『你說「遊擊隊」好，那不過是報紙的記載，是共產黨的宣傳，現在事實就在我們眼前，這些土匪不就是上海報紙上說的「遊擊隊」麼？天下烏鴉一樣黑，極刑、敲詐、勒贖、公妻還不是共產黨一貫的政策？我說國民政府結果一定失敗，理由就是「容共赤化」的錯誤！』

墨黑的

一個搭着一個的肩。

× ×

一個搭着一個的肩，

倍大風

倍大風

已爬上了山的高峯。

× ×

已爬上了山的高峯，

點點亮

點點亮

是運輸鎧重的車輛。

× ×

是運輸鎧重的車輛，

一盞燈

一盞燈

掠過滿山野的長陣。

× ×

掠過滿山野的長陣，

畢畢剝

畢畢剝

又過了好幾個村落。

……
對於一位自己否認「親善」但又悔蔑抗戰的「老官僚」，我祇有早一些告別；問題痛苦着我的，該還是那個找不到答案的問題！

就在這天下午。H從他的A家宅特地來看我。

H是一位比較積極的朋友，失業了。就在鄉下獨自辦了一所學校；遊擊區辦學校似乎是可以興奮的事，然而他今天來向我訴苦，他底痛苦至少比我還利害——

『告訴你許會不相信，我們那邊是懸青白旗的，但不准教救亡歌曲，不准孩子們多聽到些英勇的故事……我們的「遊擊隊」是妥協了的。』

『有一次二個強盜來A家宅捉雞，我們的步哨裝作不見；強盜到教室裏來塗「東亞和平」，我能說什麼！這就是遊擊區嗎？我始終弄不清楚！』

『還有雙重的苛稅，「遊擊隊」和「他們」的；學生愈下去愈少了，有些錢的人再不敢在鄉下，搬到鎮上去了，據說：「鎮上祇收一重捐還可免去敲詐拖人的危險。他們固然奸惡，「遊擊隊」更不要臉！」你想，我們在鄉下還能做些什麼工作？我們的民衆給「遊擊隊」趕跑光了！』

『聽說最近杜家祠堂還來了一批張鴻發部下的遊擊隊，正式讓他們招了安，說是這樣可以成立一支剿匪的「自衛團」，村鎮四鄉都願意捐餉，却白便宜了他們！』

讓他單獨講下去，我知道他會說不完這無邊的痛苦的，我提出了一個問題：

『回鄉來我也聽到過數不清的關於遊擊隊遊而不擊的事實，你在鄉郊你總知道些他們隊部裏真正的狀況，至少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你說——』

『你說「遊而不擊」倒還不致於把民衆都趕跑了的；壞就壞在「遊而且劫」，他們的生
活，不是同人民共甘苦，而是生活在用農民血汗和苦痛築成的基礎上，告訴你又會使你不信，單是食的享用，他們是特僱了廚司，茶担，每日大魚大肉鋪張的！』

……
我欲無言。

送H出大門，他閃着懇摯的眼光說：『時常讀到「江南新四」方面來的通訊，那裏已沒有黑暗，沒有痛苦，然而這對於我益感到悲憤，他們會不會到這塊偏僻的「牛角尖」來呢？我們再不忍看着民心的死去了……我們的遊擊戰士在哪裏呢？』

然而，我能告訴他一些什麼呢，他底痛苦不就是我自己的？

——於浦左仲春——

壁

賀若

板壁把狹小的房間切成二塊。

張夢飛先生想做點學問，而孩子們吵得利害；他便化錢做了道板壁。一道板壁可以使自己和身外的世界隔絕，他相信。

張夢飛先生的朋友全向內地飛：他們知道自己的國家正在和敵人作戰。張夢飛先生有強大的翼子，然而腳給妻子兒女縛得緊緊的，飛不動，只好留在『孤島』上。因為是『孤島』，張夢飛先生覺得應該謹慎一點，倒不是什麼『明哲保身』，犧牲也得看看時間和地方，估計一下價值，盲目的犧牲是發瘋。就為這緣故，張夢飛先生決意做點學問，做點學問，那是與世無爭的事。

談起時局，張夢飛先生有點悲觀。悲觀者是最積極的人，所以張夢飛先生否認自己是失敗主義者。譬如做學問吧，他就決意埋頭苦幹一下。將來抗戰勝利以後，建設新中國時就需要真正的學問。張夢飛先生只是眼光遠大，並非逃避現實。

張夢飛先生明白『眼光遠大』的那點好處。

爲了要靜下心來做點學問，張夢飛先

生不看報也不跟鄉下出來的人談游擊隊之類的事，免得擾亂了他平靜的心。然而孩子們哭呀吵呀的，張夢飛先生又不能『心遠地自偏』，只好化錢做一個板壁。板壁雖把房間劃得像鴿籠，張夢飛先生却非常滿意：從此可安心做點學問了。

『張先生，不是我二房東誇口，像我們這種房子，不要說十八塊，就是廿塊也有人要。你看你板壁一做，不是蠻好蠻舒服的二間？』

『……………』

『你張先生房子不要也可以。你做了板壁我倒想起來了。我租給別人十二元一月一間，二間便有廿四元好進賬。說句笑話，要不是老房客，我也不要你十六元加到十八元；我就老實不客氣的要你搬場了。』

張夢飛先生萬分氣恨：租房子住以來，從來沒有碰到過這樣的房東。再看那二房東袖口一翻，兩手向腰裏一撐，一副流氓派頭，張夢飛先生有點胆寒，雖然氣憤，仍舊忍痛加了二元房錢。

『要是在從前，這種房子五塊錢一月就租得到，至多也不過七八元，做了一道板壁，也決不會就此要加房錢，這完全是敲竹槓，敲竹槓……』

張夢飛先生憤憤地把烟蒂頭向地上擲，氣得看不成書。

『要是在以前……』

張夢飛先生不敢再想下去，他得『臨崖勒馬』。再想下去，再推下去，就得歸根於時局；對於時局，張夢飛先生是悲觀的。——這會擾亂他的研究學問。他得設法使自己平心靜氣，才好研究學問。

今天是研究不成的了，明天非好好地研究不可。張夢飛先生對自己說。

× × × × × × × × × ×

第二天是星期四。

張夢飛先生是在中學裏教國文的。搶飯碗的人多，雖然那學校沒有固定的薪水，只是『拆賬』他也祇得『屈就』一下了。因為是『拆賬』，他希望學生越多越好。學生果然很多。星期四是作文，張夢飛先生捧了一大疊作文簿回來。

看看板壁，他想起自己要研究學問。

可是作文卷子就要奪去他研究的時間！

他想起從前：他薪水又多，課卷又少，自己研究的時間也多……可是打了仗——又得『臨崖勒馬』，張夢飛先生不敢再

想下去。

瞥見桌上一封未拆的信，他連忙拿起來。希望那信能把他的想頭轉移到別的事情上去。

那信是一個內地的朋友寫來的，記述另外一個朋友被炸死的慘狀，中間夾了許多憤怒和激昂的話。

『完全——感情衝動，太沒理智了！』張夢飛先生拿着信箋的手在不住的顫抖。他覺得他的朋友太不替他的環境着想，竟不想想信是要經過檢查的！

他翻來覆去的看着信封，看有沒有拆過的痕跡。——好像拆過，好像沒有，好像……：

檢查的人自然不會知道張夢飛先生只是與世無爭的做點學問，看到了那信，也許會疑心，也許會……真是——真是糟糕得很！

『朋友多了也不好，連累人。』張夢飛先生搖頭嘆息。

學問自然是研究不成了，只好等待明天。張夢飛先生覺得他的朋友簡直是故意跟他為難，也漸漸的疑心那道板壁的用處了。

張夢飛先生的『太太』的家鄉在淪陷區裏。

一個從鄉下帶『口訊』來的客人走了以後，『太太』就直衝到張夢飛先生的『書房』裏，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

『……雖然不是獨養女兒，爹爹歡喜我比歡喜弟弟還利害。爹爹已經三日三夜勿曾吃過一粒米一滴水，十二個時辰當中，倒有七八個時辰神志昏迷，亂說亂話。神志清的時候，就叫小名，看看我人不在他身邊，就含了一包眼淚嘆氣。爹爹平常日子待我這樣好，我從來勿曾報答他一點點，真正難得在十二月裏送點桂圓蜜棗他吃吃，也不過一斤二斤，不好算數。爹爹年紀大了，若有啥三長二短，弟弟一個人毫無主意；我不去，抱腳也沒人抱。你就替我去打通行證，你……』

鄰室，小兒子大聲號哭；大兒子朗誦上海戰歌：

『看裸體苦兒撫着創傷，躺在街頭；看一朵白雲迸落下炸成幾道紅流！』

『通行證，通行證，』張夢飛先生想起敵人的暴行，他望望『太太』，他好像看到……

張夢飛先生心煩意亂，不知如何是好……

隔了幾個星期，有人去拜訪張夢飛先生，看見那道板壁已經拆掉了。

在病中

卜弓文

如若把一生的遭遇加以聯想，第一個清楚的影象便是病對我像是特別來得親切。許是先天不足吧！相信那些定命論者的說法，生來就是孱弱的身體，使人有體驗許多疾病中悽苦的機緣，這些在一個健康者無法想像的滋味磨折下，成就了一個憂鬱的個性。

對於生命的看法，各人都會有不同的見解，鴻毛泰山論在文者的筆底足夠演成一篇洋灑的文字。但個人在一生中，確實並無發現過生命值得寶貴的時候，對於每次疾病的襲來也就淡漠到一日必需吃三次飯一樣的平常。但對於疾病最後的威脅消失了，而減少肉體上的痛苦，却也還是有限的。

所以平常是一會事，而悲哀却是另一會。當從報章上看到那些內地熱列鬥爭場面之後，自己回顧一下支離的病骨，激動後的悲哀，往往是招致一串對自己生存的懷疑和咒咀。但這些是二年以來的事，在過去代替的是一種淺淺的哀愁，起源是往往屬於親者對我病狀的關切。在母親兩頰上的淚珠，我發覺過我個人的『泰山論』。

就在這可笑，可憐，和可悲的時日裏，度過我二十多年坎坷的生命，到現在我自然還免不了常常生病。

轟炸·在昆明

中必

昆明通訊

日子由三月走向四月，氣候已由多變而趨向穩定了，然而人們的心，卻已開始被一種莫名的恐怖抓牢着，繫吊在空中似的。雖然，這正是春光明媚的大好季節，而且又是在這山光水色，秀麗的，優美的老大山城——昆明

昆明，在長期抗戰中，就被人認為這是『安樂』的地方，許多富裕的人們，都被吸引到這裏來，因此，這兒的人口，就較戰前，激增了數倍。幸而這裏的警政辦得還好，秩序倒不紊亂；『靠左邊走』的新生活運動的標語，在人行道上是最出色顯明的標現着的，假使你要是不依這樣走路的話，你會時時刻刻感到有碰鼻頭互撞的危險。

這裏沒有柏油路和高大的摩天樓，所有的馬路全是方石塊和光滑的青石鋪砌的，這青石是本地的土產，卻也整齊寬敞，不過，就是老爺們的『奧士汀』，『一九三九的流線型』走在上面是不得安適的。

這裏很少下雨，間忽也興高彩烈的，像煞有介事樣的，來上一陣，但是常常在

二十分鐘過後，太陽就會來為你烘乾地皮，連陰上幾天是絕少見到的。然而奇怪的，是在昆明周圍的氣候，却是極多變的。這好似是有心保持着這『樂土』的『安樂』——阻擋飛機的光臨。而且這兒的地勢又是這麼高——昆明的海拔在千九百八十公尺左右——所以要從老遠的海面上，飛行到這兒來，演一幕野蠻的慘酷的大屠殺，這難免是近於瘋狂，冒險的舉動。更況且這裏又豈是毫無抵抗力的小縣份，小鎮市，可以聽他們發洩獸性！——我們的空軍戰士，是天天英勇的架着『矯鷹』，在空中盤桓，搜索着的。

然而就因為四月一來，人們都老實的提心吊胆起來了，自然是這個月的天氣最穩定，減少了許多飛機轟炸的天然障礙，於是人們的心，就為恐怖襲擊着，感受到威脅。

果然，四月八日的下午，這是一個星期六的午後，天氣悶得人發慌，正想躺下午覺，却徒的一連串警報器的怪叫，是那樣的淒厲，那樣尖銳！每個人的根根神經，

在故鄉時，聽旅滬的鄉親講光怪離奇的上海經的時候，順口時常可以聽到抄靶子的一種新名字，講者或者只存有滑稽的意味出至於平常的態度，聽者對於一口手鎗對着你胸口的勾當，終不免帶點緊張的氣氛，發着『噹！噹！』的聲音。多少還帶點驚奇的成份。

自己到上海也已有六七個年頭，應該說沒幸運遇到過。但在二年來却習以為常了。抄時倒並不一定有槍口對着胸膛，其滋味比小時讀武俠小說中留下買路錢來淡泊得多，扼腕的是連昔日做聽衆時的驚奇回憶也快消滅了。

所以抄靶子，於我並不討厭，萬一必需要說，那麼太不驚奇而已。

但這一次在病中，我的感想却空前了。論理是該怪自己的病不逢時，病得正在租界當局的戒備之中，各馬路口都堆砌防禦物，抄靶子也就特別起勁。病色的臉又活像着雅片鬼，難怪從法租界寓所到公共租界就一次醫，須遭遇到三次以上抄查了。疲乏的身體，必需舉着兩手，期待三次幾分鐘的任人摸索，不過回去之後，討厭之外沒有辦法，結果是決定把醫師的藥方多吃一帖。

不過仔細一想，討厭抄靶子其實還是討厭自己的貧病，不病決不會一日遭遇到三次，不貧請醫生，抄靶子是該屬於醫生的『幸連』了。

立刻都緊張起來，死亡啊！立刻就壓在每個人的頭上！

馬路變成條人河，在惶恐中每個人又都機警地朝城外跑，大家好似在競走，煩囂地叫，喊，擠，湧湧着！像激流樣的衝向城外去——這是個不可抗拒的力量呵：心大家懷着一顆求生的！

只一刻鐘，馬路上就寂靜下來了，除了戒備的憲警和新聞記者外，再看不到一個『不相干』的老百姓。

城外是一片廣闊的郊野，除了沿城有着星羅棋佈的單人防空坑以外，一望無際的莠麥，便成了天然的障幕，從城頭上看下來，不會被你發現有一個人在躲避着。

時間一秒一分的過去：從一點半一直到三點多鐘，除了咱們自家的十幾架正在獵食的矯鷹——驅逐機——老在高空兜圈子以外，從不曾看到有別的甚麼。人們的緊張情緒，無形中都鬆怠下來，大家却又感到失望似的，竟毫不在意的陸續爬出了坑……一大堆人又擁在城門口，等待警報解除好進城……腿子是愈發酸痛，麻木，沉重，彷彿是兩根鐵槓子。

『喔！……』終於警報器又逼緊喉嚨嘶喊起來，大家以外這下子是可以進城了，正快樂的要透一口氣，可以歇歇了，但誰也沒有想到緊接這一聲的長吼却是：

『喔！喔！喔……』接連幾下動人心魄的怪叫——緊急警報——於是人啊，又萬頭攢動像是被一種不可見的力量推動似的，一起捲向麥田的深處，大地又重復寂靜下來。寂靜的使你不能相信剛才只有無數的人在紛擾！喧囂！

『矯鷹，』我們的空中健兒，年青的鬥士，更打起精神起勁的飛，盤桓！搜尋！野鴉驚得漫天亂竄！這時東方又升起三十幾頭：『又是我們的！』我蹲在壕裏幾乎歡呼起來，我高興的望着他們向正南箭似的射馳過去，消失在山巒背後——這是要給仇人一個迎頭痛擊！一個致命的打擊啊！大地屏氣凝神的靜默着，空氣是多麼空闊啊！像是在沉殿下去，每個人蹲在各人的坑裏，担心的等待着！機聲在『噲……』『噲成了一片，在大野震盪着……震盪着……』

又繼續了半個鐘頭，一個頭，兩個頭……大家等待得似乎又不耐煩了，冒出頭來虛心的窺望，麥田裏又開始蠕動起來……突然，人們的聽覺已捕獲了異樣的『噲噲聲』，大家立刻知道這不同的聲音裏是『飛機不是我們的』，在警告着自己！

真的，一剎間，我們已看到這批殘暴的屠殺我們無數同胞，摧毀我們無數城市的動物。我立刻從心底湧起了憤怒！我望

着那膏藥的標幟，是極度的憎恨！可是我拚不到牠！我沒有法子可以和牠們併爭！我們的矯鷹，早從更高的天空猛撲下來！接着是一陣子

『噲！格噲噲！格格！』的怪响！機關槍的火光，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牠機却只顧加速度的逃！逃！並沒有進城！就遭受到這樣嚴重的打擊！在東門外沒命的將所有的『蛋』一氣丟光，（想減輕了身體的重量）只聽到一連氣的巨响——『轟：轟：』我覺得大地都在震動着，我看見我的壕坑還『無恙』，我想也許自己沒被炸死！其實這樣證實是死？是活？是傷？是不大準確的！同時我們的矯鷹！也相互打了招呼，毫不放鬆的緊跟着向東追迫下去！那樣的猛烈！

天空也安靜下來了，人們的臉上都浮起一片慰安的滿足的歡笑！為自己慶幸！並沒有白白的犧牲了，並沒有沒和對手經過戰鬥就被對手殘害了！大家高興地談着適才的遭遇！

晚上，街上貼出了號外
『……今日空戰……又被我擊落兩架……』
（按）

昆明又開始活躍了！戰鬥了，在求生的血路上！

（按：去年九二八第一次空襲，亦無損失，而且擊落重轟炸機三架，都陳列在民衆教育館）
中必寫在昆明同濟——一九三九，四，二十

出嫁與出走

集體創作
楊揚執筆

陳公館這幾天可整個兒被籌備大小姐出嫁的空氣所籠罩着了。除了在學校裏唸書的二少爺以外，從陳登科老夫妻倆起，一直到飯司務阿大，小丫頭翠環止，沒有一個不是興沖沖地忙得連吃飯的功夫都抽不出來。送禮的一批又一批的來個川流不息，親戚朋友比往常走動得更勤些，愈顯得熱鬧不少；就連家裏養的那隻小花狗，也跟在人後面不停地跑進跑出。

才不過五十二歲的陳登科頭髮已經有三分之二屬於白色了。十幾年來的官場失意，使得他那飽經憂患的額頭上，又添了深深地幾條皺紋，可是近兩個月來，這些皺紋似乎逐漸舒展開來，臉上也比以前光輝了些，偶爾還不自覺地露出那半嘴黃牙，——還有一半都被蟲蛀掉了——笑上一笑。他想：

——親家跟「院長」是世交，最近在活動「財政部次長」，大概沒有問題。阿明嫁了過去之後，自己弄個把參事做做，是靠得住的。那麼十幾年來的默默無聞，屈居人下這口冤氣可以出了，逐漸在破落下去的家，也可以好好兒地整頓一下。——因為感覺到這件事對於他家今後的興衰貧富有很大的決定作用，所以就打定主意這次阿明出嫁的裝奩，無論如何要辦得豐富。他首先跟他老伴商量：

「這一回阿明的倍嫁東西，總要弄得好看些。親家翁過幾天就會做次長了。次長，你懂嗎？比部長小了一點兒，官大着啦！再加上他們家裏本來就有錢，我們要是太寒酸了，不是叫人家笑話嗎？」

陳太太雖然官場裏並沒有混過，可是從陳老爺嘴裏也聽到了

不少官銜，什麼部長次長，早已是耳熟能詳了。她點了點頭道：「話是不錯，親家翁做了次長，排場當然更大了，可是我們沒有那麼多的錢跟他比呀！這幾年家裏總是東挪西借的過日子，馬上想籌出幾千塊錢來辦嫁裝，到那兒去弄呢？唉，阿明這孩子很聽話，聽說姑爺人也很好，真是——」

「這些倒是無關緊要的事，總之嫁裝要辦得豐富，錢由我去張羅。」

出嫁的日子一天天近了，陳韞明也少不了像一般女孩兒家那種嬌羞態度。可是她那純潔的處女的心靈裏，從來也沒想到自己是被父親當作獵官的工具。只知道未婚夫在大學裏唸書，見過幾次面：高高的個子，英俊的面貌，溫柔的談吐，都給很少接觸到異性的韞明以很好的印象。她幻想着結婚以後美滿生活的來臨，小資產階級溫馨的氣息，逐漸使她在這個激動時期裏，無視於當前血腥的史績，忽略了這一代青年人的責職；甚至連以前每天必看的報紙現在也懶得翻了。所以當她未來的公公就任「財次」的時候：報紙上雖然登載這個消息，可是她還像蒙在鼓裏似的一點兒也不知道。

「靦顏事敵」，「粉墨登場」，「沐猴而冠」這許多字眼在陳登科看來全是些荒謬然而也無關緊要的話。最使他滿意的是「嚴某昨就任「財政部次長」之職，……並聞對所部人員擬加以調動。」

——這一下「參事」是穩穩到手了！——他高興得幾乎叫了出來。他覺得這事有跟他女兒商談的必要，就興沖沖地跑到韞明房裏。女兒正在和太太察看裁縫送來的衣裳，陳登科看見了自己女兒，話到又不大好意思說出來。過了一會到底忍不住：

「阿明，你公公做了這個，這個次長了。你嫁過去之後，不要忘記請俊秋的老太爺，替我留意有什麼適當的位置……」

韞明不等他爸爸說完就搶着問道：

『今天才發表的，是財政部次長。阿明你知道爸爸好多年沒有事了，難得親翁這次出山，我也可以叨一點光，是不是。』

『這些話你跟阿明說什麼？親家有法子自然會幫你的忙。』陳太太有些厭煩他丈夫嘮嘮叨叨老是那一套話。陳登科自己也覺得不大合適：

『好好不談不談。噯，阿明你上次不是說要做一件皮大衣嗎？先給你二百塊，不夠再問我要。』說着就從口袋裏摸出一疊鈔票來。

『錢借到了嗎？』太太問道。

『借了五千。我本來打算借三千的，後來看見親翁已經就職了，又多借了兩千，利錢是週息二分，反正將來總有法子弄回來的。』陳登科很得意的正想往外邊走，他的兒子自強氣呼呼的奔了進來，幾乎撞了一個滿懷。陳登科本來就不歡喜他這個生性倔強的兒子，看了他那股冒失樣子，不由得更生起氣來：

『跑什麼？你看你那副性急相，一天到晚也不歸家，你到底在忙些什麼？姐姐要出嫁了，也應該回家來幫幫忙啊。』

自強含着一肚子的怒氣，又挨了一頓罵，把嘴撇得老高的說：『我回來就是爲姐姐出嫁的事啊！』

『那麼好好地替我獸在家裏，有人來送禮，也幫着收收。』

『不，爸爸，我不是這個意思，你知道姐夫的父親做了什麼了嗎？』

『呀！』韞明驚叫了起來。

『胡說，什麼？你也跟着那批混蛋胡亂嚷嚷的，你懂些什麼。』陳登科厲聲訓斥了一頓。

『總不應該嚷姐姐嫁給那種東西的兒子呀！』自強理直氣壯的說道。韞明連忙跑到他面前：

『你看，』把口袋裏一張譯報拿了出來，指着一段花邊新聞唸道：『嚴某粉墨登場，昨就「財政部次長」，無恥之尤，實堪痛恨。』

韞明把報紙接了過來，從頭至尾又看了一遍，臉上不由得紅一陣白一陣的，眼淚汪汪幾乎要哭了出來。自強很高興的對他姐姐說：

『這用不着傷心，不跟他結婚好了。』

『混蛋！事情有這麼容易嗎？你給我少說廢話，結婚不結婚難道還要由你來做主嗎？……』陳登科氣得手只抖，他覺得兒子實在太不知輕重了，簡直在跟自己開玩笑，不，簡直在粉粹自己美妙的計劃。

『跟那種東西去結親，無論如何是不對的。人家有關係的都在聲明絕交呢，我們還巴結上去，這不是也想去當那種人嗎？』自強依然理直氣壯的辯着。

『好，你竟敢罵起我來了。我總算白養了你，給我滾出去！』陳太太看他們父子之間衝突愈來愈尖銳化了，急得不得了，拚命在勸解陳登科：

『你何必跟他動什麼火呢，還有許多事情要辦呢，你走吧。』自強這孩子也太不成話了，怎麼頂撞起自己的爸爸來了，姐姐嫁過去，也是爲我們一家的好處啊。』

『我告訴你，要是以後再這末結駑不馴，我就斷絕你唸書的費用。』陳登科也乘此機會出去了。

自強覺得這件事決定作用還是在姐姐身上，就走上了一步：『姐姐，你自己打算怎樣？』

真理與自私在韞明脆弱的心靈裏交戰着，她覺得嫁給那樣人的兒子是不對的，但是又有點捨不得放棄未來的跟未婚夫美滿生活的憧憬，最主要的是沒有勇氣反抗父親嚴厲的壓迫。她回答不

出來，她只有像一切小資產階級的女性一樣到了沒辦法的時候，就讓眼淚來做發洩苦悶唯一手段。自強被她哭得煩燥起來了！

「姐姐你倒底決定怎麼辦？」——我警告你，如果你答應做他的媳婦，我就不承認我是你的弟弟！你自己攷慮攷慮，有事我要走了。」說完之後頭也不回的跑了出去。

韞明更傷心的哭出聲來，陳太太安慰她道：

「阿明，不要哭了。你弟弟那種怪脾氣，你還把他當一回事嗎。爸爸媽媽總是痛自己的女兒的，你該替我們想想啊！」

「媽媽」韞明失聲地倒在母親的懷裏。

小丫頭翠環的進來，沖斷了這個悲慘場面！

「太太，姑爺來了。手裏還拿了一個皮箱，像是要出門的樣子。」

「哦，請他到這兒來吧。——阿明，快些別哭了。」連忙絞了一把手巾讓她揩去了淚痕。

嚴俊秋——就是翠環所說的姑爺，走了進來，房間裏便平添了許多生氣，陳太太更是起勁的招呼着：

「啊，姑爺今天難得有空來，請坐啊！——翠環，泡茶！——」一眼看見提着的皮箱：「怎麼？出門嗎？上那兒去呀？兵荒馬亂的年頭。別客氣，請坐啊！」

「我是來——」還沒有等他說完，陳太太又接了上去！

「老太爺好啊！這兩天一定很忙囉。姑爺你真好福氣，老太爺歇了好多年，現在又做了次長，阿明的爸爸還指望提攜提攜呢。」這一連串的話，好比一根根的針直刺到這個熱血愛國的青年心裏，他覺得這些恭維的話比罵他還難受，他認為這是莫大的恥辱，臉就像喝醉了酒似的紅了起來。

「你跟阿明談一會吧，我給你們預備點心去。」

剩下來的俊秋和韞明，誰都沒有開口。兩個人心裏都感到十分難堪，終於俊秋鼓起勇氣來：

「韞明，我是來辭行的，我要走了。」

「爲什麼？走到那兒去？」她驚奇的問道。

「大概是蕪湖附近軍隊那兒。我實在不能再住在上海了，學校裏的同學當面背後都在笑我，說我是什麼，什麼的兒子，我難過透了。幾次三番勸我父親，叫他不要幹，我說，我們無論如何總是中國人，怎麼能替侵略我們的人一起幹事呢？他不但聽，反而把我痛罵了一頓，說他做的事是爲了我，這豈不是笑話。他還叫我不要去唸書，如果不聽他的話，就斷絕我經濟供給。韞明，你說我能忍受得下嗎！」

誠懇的音調，正義的熱情，感動了年輕的少女，她覺得俊秋是對的：

「好，你應該這樣，我佩服你，不過——」她又想到今後是不會有機會再在一起，除非也跟他一同走，但是怎麼辦得到呢？她默然了。

「明，不要難過了，離別是人生途徑上一定會遭遇到的；尤其在這大時代裏，更不算什麼。再不你也跟我們一塊兒走吧！」俊秋用更溫柔的語氣對她說。

「我很願意，但是爸媽不會讓我走的。」懼怯之中充滿了絕望。「勇敢一點，大時代中的青年不應該有這麼多的顧忌啊！」鼓舞的眼光射到了她的臉上。

「俊秋，我不能，請你原諒我。」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終於沒有鼓起出走的勇氣。

「好吧，那麼我先走了。我原諒你，希望你不久能衝破這囚人的牢籠，再見。」伸出手來準備和她握別，韞明讓他厚厚的巴掌握住了，她不忍馬上跟他離開：

「再坐一會，不好嗎？」

「不，我要走了。」俊秋遲疑了一會，覺得現在不能再兒女情長，就堅決的揮了揮手，走上他應走的道路了。

參加創作者：石羊 紀和

沉墨 阿芒

荒亂中的平津

費瑪

——華北通訊——

從上海趁輪船出發，經過青島，煙台等港口，就有人跑上船裏來檢查，他們高興時，只不過問問你『來處去地』，『幹什麼事。』如果你是個知識階級的人，他們會特別的注意而盤查得非常的嚴密。在平津的車上，也隨時有便衣探跟你同朋友一樣の説東道西，問短話長，假使你先後所説的話有矛盾，或者有破綻被探出來，那末到第二站時，就請你到司令部裏去。

平津的城門口，搜查進城的人，也是很嚴密的，往往要把衣服只脫剩了一件內衣。但是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帶着武器的游擊隊却常常還有辦法混進去。這實在使我們佩服他們的機警和大胆！

北平城裏的每個學校，從小學起日文就是必修科的一種。至於在其他課本中有『反動』的，有『民族思想』的，當然刪除淨盡。除了讀日文之外，還要讀詩經等這類古書。這裏有件很滑稽的事：因為這種中國古有的書籍，內容方面有很多『王道』的含義或説法，他們惟恐把自己所宣傳的『王道』和古書裏的被一對照之後，容易顯

明地露出狐狸尾巴來，於是古書等也得經過一番刪改，他們才算放心。

在北平城外，還有個學校，沒有被惡勢力所屈服，那就是燕京大學。燕京當局能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中奮鬥，其精神也值得我們敬佩的！

那面的報紙，沒有一份不是他們辦的。他們把消息封鎖得很利害，決沒有一些什麼對於他們不利的消息的登載。可是事情又很希奇，國軍的勝利，或者對於他們不利的消息，很快地會使住在城裏的人知道，甚至於黃包車夫。這爲的什麼原因？就是那面同胞在靜寂的深夜中收聽內地無線電的播音。

至於市面上書舖子裏出版的刊物，當然也可以不言而喻。除了一部份的消遣文學之外，大部份都是色情文學。由此可知那裏的文化實在低落得醜惡得不堪！

平津市面的畸形繁榮，跟上海差不多歌舞昇平，一些也看不出抗戰的烽火還在遍地燃燒。不過有一點同上海不同，那裏所經營的各種生意，都是他們自己的，我

們的同胞只不過全是消費者罷了。

市面上的鈔票，混亂得使一個剛跑到那邊的人，嚇得不敢使用。什麼『準備銀行』的，『冀東銀行』的，『滿洲銀行』的，老頭票，軍用票，……各色各樣都有。還有種『聯銀』所發的一分券，同我們的輔幣券很相像；那種一分券，沒有印號碼，是可以隨意亂發的。我們自己的法幣是被禁止使用，其實那邊同胞，也不捨得拿出來。假使拿到這種雜幣的時候，就覺得是一張廢紙，巴不得趕快到馬路上去用掉。我想，市面的所以有這樣的畸形繁榮，也許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吧？

有錢有房子的人，在那邊居住，那好像是負了一種罪名。『敲竹槓』和『綁架』的情形，時時會有聽見在發生。假使你倔強或者真的沒有辦法，那末逃過了死，也要請你坐坐監牢。

北平城裏維持秩序的政治組織，有好幾種。如憲兵部，特務機關，臨時政府等。但那些組織，常常會私相火拚或被玩弄，總之，他們自己也沒有過着太平的日子。

我們知道他們不論到什麼地方，擄掠，焚殺，奸淫種種暴行，是無所不爲的。但他們也好像知道政治的宣傳，什麼『王道』，什麼『親善』，在我們老百姓面前説

得天花亂墜，希望老百姓好好地做『順民』。然而等到宣傳好了一轉背殘暴的行爲，馬上跟着而窮兇極惡的做了出來。所以我們老百姓決不會相信他們的宣傳，而且深深地痛恨着他們的殘暴！

我在北平住了幾天，相識了幾個憲兵。其中一個是東京早稻田大學電氣科畢業生，他的知識當然很高，思想也相當的進步。他告訴我，被徵調來華『膺懲』的兵士，沒有一個可以好好地回國的，不是受了傷，也已成了殘廢，再不然只有『沉默的凱旋』了。

在法西斯軍閥的壓迫下，只能夠忍受着莫須有的痛楚的生活，不敢直接的公開的說出他們心腑裏所蘊蓄着的厭戰的話來。但是，那個憲兵却這樣對我說：『我總覺得這種戰爭是痛苦的！是殘酷的！』還有兩句話，我將永遠地會牢記在我的心裏，作爲我對那個憲兵的一種紀念。他說：『當我穿着這套軍服在馬路上走時，你們的同胞，總以敵對的眼光注視我；然而，我有時換穿一件華服的時候，他們對我的眼光，就那麼的親切了。就是這一點，使我的心，深深地感到難過！』

他們還有厭戰思鄉的情形，實在不勝枚舉。總之，對於『膺懲』已經有了一種新

華北的同胞，看見他們的，的確是非常害怕，在路上遇到了，真有『退避三舍』的樣子。但是我們用不着灰心和擔憂，那只不過是客觀情形壓迫下暫時而且表面的現象而已。他們一跑進自己屋子裏，便會高談闊論着國事。他們一樣渴念着抗戰的勝利和關懷着自己的祖國。在他們心底裏永遠地燃燒着憤怒的火焰；不過爲了免去徒然的犧牲，他們痛苦地忍耐着；也是等待着恰當的時機來臨，可以把積蓄着的憤怒的火焰，爆發出偉大的力量來！華北同胞這種不死的心，是我這次到那邊去之後，內心感覺最深刻也最興奮的一點印象！

現在我再講些北平城郊八路軍游擊隊的情形：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報紙或雜誌上記述對於八路軍的情形，好像懷疑寫的朋友不免有些誇張吧？這次我到北平後，也有個機會到城郊八路軍的防區裏去跑了一趟，始深信過去的記述，並沒有誇張的成分，而是真確的事實。

八路軍的隊伍和每個官兵，都非常守紀律，一些不妨礙，打擾，侵犯老百姓，相反的，有許多地方，還很誠懇地幫助老百姓。這樣，老百姓那不歡迎他們？

他們隊伍要來到一個村莊之前，先派有一個『馬弁』那樣的人來通知，說在幾點鐘有多少人要到比地來經過或停留多少時

間。果然，他們準時來了，——從四面八方集合攏來了。沒有奉到長官的命令，他們不會動一動老百姓所慰贈的物品。他們須要東西時，一樣付還那東西所應有的價錢。如果天正發着風，下着雨雪，他們照樣在廣場上忍受，至多在老百姓門外屋簷下稍爲息一會兒。

八路軍的宣傳工作，組織工作，做得很努力，收到的效果，不用說也一定很好。不必要的時候，他們是不和他們起衝突，游擊的，因爲現在是『政治重於軍事』啊。

在離平郊幾里之外的四週鄉鎮，就很少見日軍蹤跡，因爲日軍是怕他們的游擊的，於是他們控制了大部份的村鎮。

華北的情形，很瑣碎的講到這裏打住了。至於最後的總的結論，我留給諸位自己來答出來吧！好在這個結論，是容易做的。

綠洲文藝研究會啓事

本會第四次座談，因環境關係暫停召集，茲因有多數讀者來函要求加入，未便一一函告，一俟召集有期，當另通知諸希公鑒

薔薇花的開時

顧西菴

到了一封很厚的掛號信，這是我的朋友小黎從無錫寄來的。連欣喜的時間也沒有，我就撕開了信封——立即，有許多零碎的薔薇花瓣從裏面紛紛地掉下來。這繽紛的呈現，使我驚異；更使我思維着這裏面爲包含着一個不尋常的故事。

許是爲了減輕信的重量吧，裏面她用幾張一尺見方的拷貝紙密密地寫着：

『西！時候畢竟過得太快了。你上次來錫時所特別欣賞贊美的我們後園的薔薇花又盛開了。這裏一堆，那裏一簇，鮮豔而美

豈是此無用之筆墨所能形容。

『最令人留戀而難忘的，莫過於幽靜明潔之月光下，在薔薇花叢中的恬靜的散步和吟咏，人影和花影在銀色的地上交織成美妙的圖案，蠕蠕地移動着，是多麼地富於詩意和畫意呀！清逸的花香，直滲進我們的肺腑。小鳥和一切夜蟲兒的啁啾鳴響，更陪襯着我們的步履，奏成了奇奧的交響曲。我們的神志，於這樣可愛奇妙的情境下，漸漸地陶醉神往；終於飄遊於夢幻般的仙境，將塵世間的一切全然忘却了。

『然而，現在是什麼都成了往事。唉！「往事堪回首？」還有什麼說法呢？

.....

『不！我不該這麼消沉。我要問問爲什麼我們不能重溫往事？什麼人使我們舊夢新恨？而且，西！我們這一點犧牲算得什麼呢？我們不是有更多更多的同胞受着比我們更悲慘萬倍的命運嗎？他們又爲何會遭受那更悲慘的命運呢？……一想起這，熾烈的復仇之怒火，立即燃燒於我的心頭。我常常握緊拳頭，咬牙切齒地大叫：「我要復仇！」

『現在，時機已成熟了。強盜們在形式上雖已攫奪了我的故鄉，可是我英勇的游擊戰士却仍佈滿了故鄉的四郊及每一個偏僻的角落，他們枕戈待旦地，想取仇敵的命，直似嗷嗷待哺的嬰兒。而很幸運地，我已得了加入他們隊伍的機會。雖則，他們並不許我上最前線去，但僅僅這點機會，也足使我快活得眉飛色舞了。因爲往後總有一天會遂我的願望的，只要我自己能發奮努力學習需要的一切。

『或者你要發問：我的媽怎麼樣呢？的確，我媽只有我和姊姊兩個，我們母女三個一直相依爲命，在以前這麼多日子，她是那麼地姑息着我們，不能讓我們離遠一步，可是，你要知道，新

麗。

『雖然，薔薇花還是開得那麼茂盛美麗，可是我總提不起興趣去欣賞牠們。每當我一踏進後園，心中總是異樣地空洞，似乎缺少了什麼似的……啊！西！要是你和珍，雲，鈺等都在這裏，那我們不知又該那麼地盡情作樂了。

『你總該記得，正是去年的此時，我們彼此追逐着，在薔薇花叢中捉迷藏；用薔薇花編成各式新奇有趣的冠帶，大家興高采烈地穿戴起來，比較着那一個最神氣最好看；更有那把薔薇花當做雪球作雪戰的遊戲，各自聚精會神地瞄準了敵人轟打，襲擊，儼然是一羣雄糾糾氣昂昂的小戰士。……那時各人的興奮快樂，

的偉大的時代和環境，已經改造了她，她已完全轉換了她的人生觀。

『就是今天晚上，後園裏恬靜幽美的月光下，躺着叢叢的薔薇花，更顯得比往常美麗動人。然而我却連一絲欣賞的情緒也沒有。我只和姊姊並坐在薔薇花叢中，傾聽着對面坐着的我媽的每一字每一句：——』

『我的孩子！』我媽用從未有過的嚴肅的口氣開始說：『我們的國家到了今日的地步，全面抗戰是那麼地急劇地展開着。（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已成了我們每一個國民的應盡的天職。可是，我沒有財產，所以我沒有錢能出，我頭髮斑白，眼花撩亂，所以我沒有力出。然而，我有孩子——年青力壯的孩子！我願獻出我的孩子。孩子們！國家正急需着你們，你們去吧！趕快投進祖國的懷抱！……現在！你們已不再是我個人的孩子了，你們是祖國的孩子，是四萬萬多同胞共同的孩子！爲着你們的祖國，你們該特別努力，珍重！用不到顧念我！我老了，不中用了，死着活着均無關係，只要你們能爲祖國盡所有的力，那我就安心了，就是死也瞑目了。』

『聽到這裏，縱然我的心是那麼堅定，可是總抑制不住簌簌掉下衣襟來的眼淚。爲了避免母親的觀察，我掉過頭去，假裝採摘一朵最大的薔薇花，於是我媽以爲我留戀於薔薇花了，因此，又繼續了她嚴正的話語。』

『是的！這許多薔薇花是我們母女三個多年來心血的結晶，也難怪你要留戀牠們，可是你們要知道！這已不是吟花賞月的閒逸的時代了，這是戰鬥的血腥的時代。所以，年青有爲的孩子，應該衝進血腥中，做那民族解放戰鬥中的前鋒。孩子！薔薇花已不再是你們所該留戀的東西，你們所該時刻牢記於心頭的是：在盛開的薔薇花叢中，你馬向你們說了些什麼話。同時，你們又該

以多年栽培薔薇花的那種不屈不撓的精神，用你們所有的心血和力汗，去栽培我們的新的祖國，使牠也開出光榮燦爛的民族解放的自由之花。』媽的乾枯皺癯的臉上，顯現着無上的光彩，似乎她已回復了她的青春。

……
『現在，夜已深了，媽媽和姊姊都已睡去，除了外面哨兵巡邏的脚步聲外，什麼聲息也沒有了。可是我還伏在桌上寫着這封信。因爲明天一清早，我和姊姊就要入隊伍去，以後非但行蹤不定，而且工作又忙，我們之間的音信，也不一定傳遞。所以還是趁這機會盡情地談一回。』

『要離開老家了，沒有什麼可以做我們之間的紀念。就拿剛才摘下的大薔薇花相贈吧！望你永远保留牠，並牢記着牠的意義。再見了！西！』就這樣，她結束了她的話。

我懷着說不出的異樣的心情，整理起衣襟上亂纏着的瑣碎的薔薇花瓣。

……
從此以後，我帶着一顆熱切渴望的心，一直等待着她的信息，可是每次除了失望以外，又能得到什麼呢？

直到前幾天的一個下午——正是南昌克服的最可紀念的一天——突然地，我又於特別的興奮情緒中。接到了一封航空快信，仔細看時，原來這就是渴待了一年多的她的信件。

裏面只是幾行潦草至極的字：

『我的友！要不是又看見了鮮豔美麗的薔薇花，我准不會相信，從薔薇花盛開的時候離開老家至今，已經又是一年了。在這一年中，我隨着我們的隊伍，各處奔波；直到最近，才到了江西的南昌。現在，我們是駐身在一個城外的小鄉村裏。我們正聯合了多枚的部隊，同時又靠了老百姓們善意的籌算，在預備着作大

規模的南昌的反攻。一切都已準備得差不多了，只等待着時機的成熟。西——看吧！不久的將來。「南昌克服」的光榮的喜訊，定將傳進你及全國同胞的耳鼓。

「一年的奔波跋涉的生涯，自然有無數可以記述的地方。可是！請你原諒我！我的工作常使我連一刻好好思想的工夫都沒有，所以更不能以經過情形及現在的生活狀況詳細的告訴你。我只

要你知悉，今年薔薇花開的時候，你的友小黎還安全地活着，而且是變得更康健更奮發了。

「最後，我還要告訴你，當明年薔薇花再開的時候，我們將

光陰！

你邁步前進，

你永不滯留，

你很莊嚴地在地球上行走。

記得麼，——

你繞着你的姊妹——地球，多少回

轉啦？

你閉住眼不忍看了！
你傷心地向白雲裏去。

遍野的屍骨代替了大豆高粱！

那萬里的長城喲，

那號號大浪的黃河喲，

那肥饒無際的長江喲，

出現了面目猙獰的虎狼。

而今呀都已被虎狼殘踏與蹂躪！

你無言又無語，

你閃耀着真理的光芒向西向西，

你又忽忽地去散播着光明去了。

光陰！

你邁步前進，

你永不滯留。

記得麼，——

那血淚未乾的舊恥與新讎？

你怒目注視着東！

你恨恨地西去了。

光陰！

你邁步前進，

你永不滯留，

你又從奔騰的海洋中露出了「初紅」

的頭顱。

你曳着蔚藍的朝裙高飛遠走。

爲何你如此地匆忙喲？

知道嗎，——

你造在你的姊妹——地球上，多少

好花與鮮果？

知道嗎，——

你散播你的姊妹——地球上，多少

幸福與光明？

統一起我們的戰線！

前進！

戰鬥！

莫回顧！

莫停留！

獻給大地兒女的夏恨

光陰！

你邁步前進，

你永不滯留，

你插着新月的梳子從黑暗中升起。

你輝耀在遙遠的天空，

同你的妹妹——黑夜的明星喲；

輪流地向地球上傾瀉着光明。

你在平原上究見到什麼？

硫黃的氣味熏焦了肥沃的田地！

山西路九十七號
畫錦里中市

恆昌祥珠寶號

出售高
等首飾

鑽石翡翠
珍珠寶石
貨真價實
歡迎惠顧

特聘專門技師

代客鑲嵌首飾
式樣摩登 技術超羣
工資特別低廉

信用卓著
保證滿意

電話九六六四五號

各大百貨商店均有出售



五姊妹香粉

品質高貴

香味芬芳

護膚除癬

無上珍品

利盛化學工業社出品

八字橋之夜

陳方

回憶的報告

我們是二十個。

上午，在黃浦江畔受了一次敵機的機關槍掃射之後，我們一羣逃亡者，便就學着軍隊那樣的拉長了隊形前進了。

最先，是吳紀文和老姚，紀文是說書先生，老姚是小學教師，在路上，他們常常能夠細心地為大家探問路徑。第二是我的妹妹和曾在宣傳隊裏工作的同志陸霞瑜和沈毅，他們帶着一張上海近郊的明細地圖，負責計劃着怎樣逃出松江到崑山這個包圍線；我們的所以向青浦方向走，也就是依照他們的決定。繼着，是爲了個妹妹才一同出來的，阿火他們兄妹三個青年農民，他們走路最能幹，但也最怕飛機。我的弟弟插在陳先生他們一組裏，拉在最後。跟我一起的是安安姑娘和木匠阿茂，阿茂是一個不多說話頗能鎮定的漢子，而安安姑娘却是一個只要聽到一點隆隆的響聲，就會滾向稻田去弄得一身泥漿上來的可憐人物。

我們經過了一日夜跋涉，和中間數次飛機的襲擊，我們都累得要死，到晚來沒

有了飛機的威脅正想多趕點路時，而腿子却又不能再走了。

『照這樣，什麼時候走得出口線呢？』不多說話的阿茂這次首先開口了。於是就有人文不對題的嚷起肚子餓，咒罵起來。

『明天，一早三點鐘，起身，四點鐘，就走，走到十點鐘，休息，二天之內，一定要走到青浦。』

『夜裏走，有沒有危險呢？』沈毅說。於是大家又開了話匣子。

看看太陽快將下山，到滬杭鐵路線的距離，至少還有五六里，要越過鐵路線，幾個胆小的便不敢走夜路，而近鐵路線歇宿，又覺不妥當。就在離新橋站五里路的八字橋地方的一所古廟裏停留下來。

但我們第一次住廟，就遭遇到了困難，那個管廟和尚死活不許我們住下，雖然我們懶懶地無力去睬他，竟自把包裹搬進了大殿，但終爲他還是硬逼，像有生死不兩立的樣子，只得仍舊搬出來。嘆一口氣，退出了山門口，走上我們渺茫的征程。

在夕陽的餘暉裏。

在路上，碰到了一個全副武裝的下級軍官，他關心地對我們說：

『浦東去不得呀！』

『我們是浦東來的呢！』

『我們今天早晨剛從浦東開來。你們還不知道，浦東軍隊都退却了。』那個軍官大約聽不懂我們的話，認定我們是向浦東逃的，末後還好意地補一句：『浦東去不得啊！強盜兵就要來了，快向西。』於是我們大家猜測一下家鄉快將得到的遭遇，心中更加悲痛起來。

天，漸漸黑暗下來，灰色的雲塊在天空飄浮着，月亮的微光也全掩沒了。隔天的大雨，路上還是泥濘難走的，我們抱着恐懼，默默地摸索着，阿火的妹妹輕輕地向開路的老姚說：

『姚先生，不要走近鐵路去！』

女孩子們極度害怕鐵路，她們想像着鐵路沿線，一定有許多散兵，這種散兵，他們怕見。

我們在八字橋頭撞了二個村子，不能住下，摸到第三個村子才有一家把我們留下。那主人家是泗涇的鞋子店老闆，我們叫門進去時，他正好和兩個親友在喝酒，看去酒興正濃，他高高興興地對我們說：『後客堂裏是閔行逃來的一批住了，

你們，可以總可以，你們，都是，這個我知道的，老實的或輕浮的，只要我一看，我就明白，」他回頭向廚房門口探頭探腦的幾個女人說：「老實的，我完全知道，出出門的，大家都一樣。」

他的雙手翻起了袖子，坐得直挺挺地，頭一搖一擺，顯得十分安閒，我們又對他說明今天還不曾吃過東西，想在這裏買一斗米，讓我們做頓夜飯吃。他也答應了，並且馬上吩咐廚房裏的一個中年的婦人說：

「你去替他們稱，稱……」話頭轉向了我們：「你們多少人？」

「二十個。」

「那末去稱十斤再說，嚶，十斤一定夠了。」

女人正在爲閔行逃來的一羣做飯，她不痛不癢地低聲說：

「這還沒燒好呢！」

主人就頓了一頓：

「去稱了再說，現在是——大家，喂？大家都是一樣，將來我出去，也要求人家照應的。」他對我們背上包裹打量了一下，又說：「你們都進來，進來好了，大家一見，一開談，就是熟人了，隨便坐吧，你們走得苦了，呀，……，現在是鬧得！啊，噲，泗涇是，天天丟炸彈，

轟轟轟……」

我們用包裹作墊，有的默坐着，有的仰臥着，安靜地，不發一言。我們二十個人，擠滿了半個客堂，吃酒，在侷促不安之下，急速地住了杯。

飯燒好之後，這個熱心的主人又去替我們設法了八個銅板豆腐，放了一把鹽進去，我們就狼吞虎嚥地飽食了一頓。

我們正在吃飯時，又來了一批人，他們只有三個，是閔行退下的警察，手裏提着一隻雞，要主人家替他們燒，主人家都答應了，大概這位主人對警察有點怕，說話頓時減少了，坐了一回，就走到了裏邊去，老姚向警察問閔行的消息，他們含糊地說：

「都搬走了。」

沈毅就把那張戰區圖放在桌子上仔細推敲了一下，又算了算松江到蘇州河那個戰線的距離。

忽然大門又被推了開來，大家心裏都一慌，仔細一看，原來又到了五個警察，一問，他們也自閔行退下，因爲這村口是一條從閔行到泗涇青浦的要路，逃難者就期然地歇在一起了。

這兩批警察，並沒有招呼，先前的三個，反而一個個走了出去，有到後來我們去睡覺時，還不曾回來。主婦在廚房裏，

並沒有知道這原因，把一隻雞送給後來的五個警察吃了。

五個中間，看模樣，四個是所謂弟兄，一個是什麼長，對人比先前的三個更顯得客氣。我們見他有一張新聞報，才禁不住向他們開了口，我們中識字的都仔細看完了戰事消息，陸霞瑜特別提出三項消息告訴了其餘的人。『松江南門外米市渡有激戰，蘇州河沿岸陣地無變化，浦東陣地極鞏固。』

「那末我們不要跑了。」阿火用粗黑的手指在頭髮上搔了一下，笑嘻嘻地說。

「那裏，這是騙夕人的。要是夕人知道浦東我軍撤退，就一定要猛攻，這樣勢必弄得我軍不能安然撤退，要受到不必要的損失。」沈毅仍舊像在做宣傳工作一樣說：「暫時青浦還好走的，不過再不能耽擱。」

老姚從門角邊站起來說：

「我們明天一定要起得早，明天一清早要趕到泗涇。」

「好的。」

「往鄉下走。」

坐在一傍的阿火兄妹，陳先生夫婦，都贊同了。

五個警察靠在西壁一張小桌子上面

略談『差不多』

金梧桐

有一部份人，在看到一般刊物上所登載的文藝作品後說，這都是差不多的東西；牠的構成是刻板的技巧，與固定的內容，兩者的結合。他們好像有些看膩了這些，覺得再發展下去，是不能壓足自己的脾胃，於是在自己的嘴裏，就高喊起我們需要文章自由，寫作自由的口號來，是的，他們是不願見這種像『八股式』(?)的抗戰文藝發展下去的。

爲了一些技巧上的刻板與拙劣，就把作品整個的內容，在現階段所發生的作用，與牠的戰鬥任務，一概抹殺了，這是一個不可輕恕的惡毒的心術。這種惡毒的心術，簡單的說，是他們根本沒有理解自己所處的時代，是過於把他們也把自己看重大了，甚至勝過整個國家與民族的一切。他們不看清現實，誤把自己當作第三者，用隔岸觀火的態度，把這種偉大的鬥爭場面，用來點綴和生活的煩悶，與枯燥。他們毫不負責的創導起這種自由的論調，但我們不得不指出，這論調在客觀上所發生的效果，有着破壞整個抗戰文藝的意圖。

我們知道每一個時代，真正有價值的文藝作品，也就是這個時代客觀事物忠實的反映；和一般大眾的要求，每個文藝作品，都有牠時代跳動的脈息。如果文藝一脫離時代的精神，立刻的，牠就變成沒有靈魂，祇賸一堆腐爛的死骸了。

所以現在所謂『文藝』，決不是一般消閒的文人們，隨使用來點綴生活的玩偶了。現在的『文藝』，是要牠跟着時代偉大的演變，如同將士站在自己崗位上來英勇抵抗侵略者一樣，我們亦要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用所特有的力量盡力的來宣傳，呼號和發起大眾熱烈的情緒，使他們深刻了解本身的危機，覺悟過來，而這工作是不憚一次再次去做的，理由是昏迷在這時代下的人民正是太多；而同時爲着忠實於這時代，刻劃下這時代。一次再次，重復演出的悲劇，惡劇，就不應因爲是重復的關係，而加以揭露上的疏忽，或竟至寬恕，那麼題材上的雷同，時亦是無可避免的事了。

這便是目前一般刊物上，登載着的文章，不免有所謂『差不多』的理由，(事實上當然不盡然差不多)。至於技巧刻板上的，我們爲求得作品更充實更有力，與技巧的純熟與創造這點上還要用最大的努力去鍛鍊學習的。

時代的進展是偉大的同時也是殘酷無情的。在這變動多難的現階段，我們青年作者正不以爲那些高唱的自由論所迷惑，能做到一分就做一分，在工作下鍛鍊的結果，將是最堅實的奇葩。

吃酒，一面對我們注意着。後來問我們：『什麼貴業？』

我們忠實地告訴了他們。他們好像覺得滿意似地仍舊回頭去剝那雞腿亂嚼。

這時，熱心的主人已經睡去了，由一個青年農民領我們到附近的一家客堂裏作爲睡處，這裏是以『米田』出名的地方，稻草特別多，我們睡得很舒適，身子一倒下，就像豬一樣睡熟了。

第二天早上，四點鐘，天還沒有亮，別了八字橋，又拔步西行。

▲投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隨筆，詩歌，短篇小說，獨幕劇，書評，報告文學，生活紀錄，遊記，通訊，速寫等各種稿件如係譯稿請附原文。
- (二) 本刊文字趨重精短，來稿以不超過五千字爲限。
- (三) 來稿請用行格分明之原稿紙繕寫，末尾註明姓名住址並蓋章，以示慎重，至揭載時筆名聽便，如係英文請用打字機打就。學生界來稿，請於信封上註明學生界之外，並請註明肄業學校名稱。
- (四) 來稿如不合用，可以退還，惟須附足退還郵票。
- (五) 來稿編輯人得酌量增刪之，不願增刪者，請預先聲明。
- (六) 來稿揭載後，酌酬現金或本刊。
- (七) 來稿一經登載，其版權仍爲著作人所有，惟將來結集單行本時，儘先由本社出版。
- (八) 來稿請寄上海九江路一三三號四樓四一號沈偉收。

別哄我拿傷感的詩句：

『人生只不過空夢一場』。

糊塗的傢伙是死人頭，

他們看的人生靠不住！

生命是真的不是兒戲，

墳墓不是生命的鵠的！

『你是泥你將復歸于泥』，

這說的只是我們肉體。

在世界這個大戰場里，

過着軍營生活的人們，

別做牛給穿着鼻子拖，

鬥爭里做一個英雄啊！

別想入非非前途如何，

過去的讓他媽的過去，

趁這活着的一個剎那，

勇往直前的幹呀幹呀！

我們的命運不是註定，

恨與讎 (續)

恨夏

六

……
帳房先生殷肅而恭敬地介紹：

『這……這位就……就是我們公司的經理錢大勢先生。』

帳房先生說了，就顛顛兢兢地朝着高坐在老爺式椅子上的威嚴嚇嚇的經理鞠了一個五十度的躬，於是扭轉過屁股，爬一樣的輕手輕脚地走出去了。

『唔唔，……錢大勢先生。』

『年青的小夥子也鞠了一個躬。他將眼睛稍稍瞧了經理的那一圈光頭一下，不但從姓名上曉得他是一個嗜錢作勢的傢伙，而且從形式上也猜定他是日夜在想着撈錢法子的，——他算計，怎樣纔把別人袋子裏錢都撈到他的腰包裏面來；同樣他也計劃着，怎樣使最壞的貨色賣成頂好的價錢。再從他那一張圓滾滾而油滑滑的嘴臉上瞧吧！一看就曉得是用無數勞動者的血汗襖養起來的。自頂到脚，確是一個出色的體面商人！』

『那出色的經理，猴兒也似的眼光，也不停地在這青年小夥子身上轉圈子，——從頭上轉到屁股上，從屁股上又兜到腳跟上。他估量那一身藍布長衫能值多少錢，鞋子能值多少文，手放的像樣子麼，身子立得是不是合式，和談吐又怎麼樣，於是一乾二淨地估計到來人是一個無錢的小子呢。』

『你姓什麼？』出色的經理抖然站了起來問。

『我姓王』青年小夥子恭恭敬敬地說。

『姓黃麼？』

『不是，姓王。』

『那一個王？』

『就是姓王的王啦。』

享樂更不是註定愁苦，我們只爲的是幹幹幹，每個明天都比今天好。藝術不朽而生命短促，任你的心是如何康強，還不是有如出喪的鼓，礚礚地跳着走向黃土！過去偉大人們的經歷，告訴我們，生命是可以成功奇蹟；當我們死去，時間的沙上留下足跡。或者我們邁進的足跡，在人生大海的航行里，還給予沮喪了的人們，一個最強有力的刺激。讓我們奮起大家奮起，不屈不撓的對付一切；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好好的忍耐着工作吧！

「是不是王八的王嗎？」

「唉，這是什麼樣的經理啊？怎麼說得出這樣寒蠢的話呢？不是吹，我的談吐要比他行得多呢。哦，聽說在我們中國，只要子兒多，或是皇親國戚啦，就可以幹大事；那怕是一個字不識的啞吧或聾子。幹起大事來，和撈錢怎麼子撈法，自有一鼻子通氣的下面人替他辦，只要他隨便打一個圖章；分路起來就像剃頭匠和老板四六拆帳一樣，是很熱鬧的呢。」

「是的，是的，」年青的小夥子瞪了瞪經理幾個白眼道：「就是王……王的王。」

「嗯，你叫什麼名字呀？」

「我叫王二癩子。」

「王二癩子，……唔，……王二癩子，……這是什麼樣的名字？名字也叫不像樣，還要來考練習生嗎？唔，是的，我們體面的公司，不要這個不體面名字的練習生。……哦，想起法子來了。」

「王二癩子，」出色的經理說：「你來做什麼？」

「噢噢，我是到貴公司來考練習生的。」

「呀呀……出色經理的頸子似乎長出一寸：「誰告訴你的？我們不招考啊。」

「不，我聽說是招考的。」

「不，你聽錯了，」出色經理的頭在空中劃了一個圈子：「我們向來不招考練習生的。」

「不不，我一點也沒有聽錯；就是一點點也沒有呢。」

「不，您真聽錯了，您可知知道同名同業的公司很多嗎？您不要是跑錯了門口吧？」

「嘻嘻，真是一位出色的經理，商法也不曉得。我王二癩子雖然不大懂得這些關門過結，至少也知道商業上是不許有同名同業的公司呢。」

「不不，我沒有跑錯了門口。」王二癩子跟着手指着窗外說：「請問，貴公司門上不是貼着「投考者請由此入」的字條嗎？」

「出色的經理被冷不防地問住了，只不住地朝着窗外翻弄白眼。……」

「唔，經理先生，」王二癩子劃破這相持的局面：「您的公事很忙，大概把今天考試的事情忙忘記了吧？」

「哦哦，是的，……是的……」出色的經理假惺惺地抓着光頭道：「我是忙得忘記了。不是您提我快要忘光了呢。不過，不過，……」出色的經理驕矜地瞧了王二癩子的藍布長衫一下：「不過我們招考練習生，學問到不在乎，只要有大名鼎鼎的後台就行。您有好的後台嗎？」

「噢，後台，……您說的是不是戲院的後台老板嗎？」

「不是，不是，」出色的經理搖幌着頭：「那很明白，我們做生意的人，沒有後台就幹不起來的，我說的就是這樣的後台。」

「這位剛出山的脚色，被弄得莫明其妙了。後台，什麼是後台呢？後什麼呀？台什麼呀？到底怎麼樣子後？和怎麼樣子台呢？……」

「經理先生，我不懂得後台是什麼樣的意思，您能不能夠換一個旁的字眼嗎？」

「哦，可以，可以。您大約是剛出學堂的，不懂得我們商業上的字眼。後台的意思就是撐腰。你有頂好的撐腰嗎？」

「唔，撐腰，……唉唉，後台還沒有弄得清楚，又加上一個撐腰，而且還要頂好的，唔，頂好的，但是什麼是頂好的撐腰呢？……」

「經理先生，您到底要怎樣子頂好的一個撐腰啊？」

「噢噢，是的是的，」出色的經理用勁地抓了一下光頭道：「我應當跟您聲明清楚，我說的撐腰，只要像那大名鼎鼎的後台就行。您有這樣頂好的撐腰嗎？」

「王二癩子的腦袋，有如架在雲霧裏面了。他不停地琢磨撐腰，後台，後台，撐腰，像炒花生似的來回炒了幾下；可是總炒不出一個名目來。再彎下頭，瞧瞧自己的腰和旁人一樣，腿也不錯！有這樣出色的腰腿還要用拐棍子撐嗎？……胡說！……於是

很抱歉地說自己對於商業上的冷字眼，沒有加過一番研究，並且再請用旁的字眼來代替撐腰和後台。

「噢，……」出色的經理明白了他的意思：「您有好的牌頭嗎？」

「王二癩子的腰立刻長了出來：

「這可不得了，原來您問我是什麼派頭啊？您可曉得現在外面風聲很緊麼？掃住什麼派頭的就殺頭，俞塔油這小子不是被掃住殺了頭嗎？可了不得，我可沒有派頭，就是一點點的也沒有呢！」

「不不不，……」出色的經理不住地搖着手：「不不是什麼黨派的派頭，我說的是牌頭的牌頭，只要像那個後台和撐腰就行。」

「噢噢，……」王二癩子點了點頭：「鈿頭，……哦，我到是有一個鈿頭呢。」

「好極了！好極了！」出色的經理的油滑滑的臉似乎更圓滑了一點：「我猜想您一定有的，就從您的體面的臉上看吧，曉得您的背後一定有牌頭的。不過，我要請問您，您的牌頭是不是一個不平凡的牌頭嗎？」

「這到不敢說，可是，也很不錯。」

「也很不錯，哈，不用說，這我也曉得，誰個牌頭會錯的？……」

「可是，王二癩子啊」出色的經理說：「您的牌頭是怎麼樣子的？」

「噢，那很簡單的。」

「呀，什麼很簡單？牌頭還有很簡單的嗎？」

「是的，很簡單的，它是一種種田用的，鄉下人叫做鈿頭，城上人叫做釘鈿，您說的後台和撐腰就是這樣東西嗎？」

「出色的經理這纔明白他瞭解錯了。」

「唔，不是，不是，我說的牌頭就是保人的意思。你有好的保人嗎？」

「哦，原來牌頭，撐腰和後台是保人的歪字眼。不行，不行，壞的保人也沒有，那裏還有好的保人呢。……」

「經理先生，我沒有好的保人。」

「稍爲一點的有嗎？」

「稍爲一點的沒有。」

「那麼中等的呢？」

「也沒有。」

「可不行，」出色經理的臉頓時刷上了一層灰色：「沒有保人怎麼能夠到社會上來做事情呢。」

「那麼可以通容一下子嗎？」

「嘿，怎麼好通容呢，只要你有好的牌頭，我們就可以讓你加入考試一下。」

「出色經理的頭，搖幌得更其凶了；那張油滑滑的臉，更其奸猾驕矜了。王二癩子掉過了頭，一聲不響地走出了×公司。

……

「隔壁的老公公，有一撮老鬍子，也有一個很老的世故經驗。迎着頭，向王二癩子問道：

「喂喂，小朋友，考上了沒有？」

「王二癩子站在老公公的面前一聲不響。」

「怎麼啦，小朋友，爲什麼不說話啊？」

「王二癩子索性將頭也低了下來。……唉，這老頭子明明已曉得我王二癩子沒有考得上，偏偏……唉，……偏偏……」

「哈哈！小朋友，年紀還青呢，放出點勇氣來！」老公公捧着王二癩子的臉蛋道：「失敗就是成功的教訓。沒有牌頭，算什

麼希奇呢？……但是，……唉！……但是，這世界也就是牌頭的世界！……唉！……」老公公又歎息地說：「就說我吧，活在世界上已有七十八個大週年了，也可以說，是有了七十八個大經驗。社會上底冷的，熱的，甜的，鹹的，苦的，辣的，我那一樣沒有嚐過，它告訴我：活在這個世界上，出力的人不得食；不出力的人有飯吃。它也告訴我：要插足在這個制度的社會裏，沒有牌頭，就不要想活得自由。……當你去考試的時候，你可曾看見那個公司經理的嘴臉嗎？我猜想那張嘴臉，一定是一張虛偽，驕矜，油滑，而奸詐的嘴臉。因爲這樣的嘴臉，是代表這時代制度的社會；這時代制度的社會，根本就是一個虛偽，驕矜，奸詐，油滑和牌頭的社會啊。……小朋友，你還是聽我的話，上面既然走不通，你就趕快向下面鑽吧！」

「向下面鑽麼？嘿，到是出路的辦法，但是，老公公，你叫我鑽到那裏去呵？」

「向下面鑽，行業很多呢。譬如舉兩件吧：你要去學裁縫，像你這樣聰敏的人，就應當學紅幫裁縫，哼，好的紅幫裁縫，生活是很舒服的呢！你要是去學鞋匠，你就應當去學皮鞋匠，三個癩皮匠是要賽過諸葛亮，何況你的頭一點點也不癩呢。」

「那麼，老公公啊，」王二癩子說：「裁縫是很舒服的，我就學裁縫吧，可是，學裁縫也要牌頭嗎？」

「當然啦，我不是跟你說過嗎？在這個制度的社會裏，蒼蠅大的事情都要牌頭的。不過牌頭可分大小不同罷了。」

「那話什麼叫做大小不同呢？」

「譬如吧，」老公公說：「在體面的公司，機關裏面，是要大名頂頂的牌頭的。獨有手藝這一項，却是用不着那樣頂好的牌頭；只要隨便什麼樣子的牌頭就行的。」

「哎呀！」王二癩子失望地道：「我到很想學裁縫的，可是

，我沒有隨便的牌頭啊！」

「那不要緊，那不要緊，」老公公搖着手道：「有志的人事竟成，我老頭子說說話就算數的，不但是要給你介紹這個生意，而且還要替你做一個牌頭呢。」

.....

七

「在我們中國，不良的學徒制度，是很普遍地流行着。店主剝削學徒，像是天地間應當的事情。學徒學完了三年，身上只剩了一架皮包骨頭，學徒的血肉，都已被店主變通了洋錢、裝入銀錢箱裏去了。……」

「說到王二癩子，做了裁縫店的學徒。起初，老板叫他倒夜壺，倒馬桶，打雜。後來又添上了洗衣服，抱小孩子，燒飯等事情。老板瞧他力大能幹，特地卸去了兩個伙計，將所有的勞做，都堆到王二癩子的身上。老板不時地拍拍他闊大的肩膀道：

「『二癩子，你真是一個好的學徒！你到我這裏來還是你的福氣呢；人家的裁縫店，學徒要學四年纔能滿師，可是，我這裏，只要你學三年好了。你學完了三年，你就好啦！』」

「瞧吧，王二癩子的工做比牛還要忙，——牛的生活是耕田，拉車子，吃草，睡覺。王二癩子的生活是倒夜壺，倒馬桶，打雜，洗衣服，抱小孩子，燒飯，……牛耕田後，很舒服地吃草睡覺了。王二癩子幹完了活，只吃到老板的剩菜冷飯；夜晚，還要睡在門口的地板上替老板看門。」

「『唉！做學徒真不容易！』王二癩子常常這樣嘆息着。」

「唔，我不是來學裁縫嗎？但是，我做的怎麼都不是伙計的事情呢？然而做伙計的，一個月可以拿到十塊或八塊，我王二癩子怎麼沒有拿到一個錢呢？……如果，我到家裏去，媽媽說，二癩子，你學了七個月的裁縫了，學得很不錯了吧？來，你給我縫

一個口袋吧！……好，針還不會拿呢，怎麼能縫口袋呢，那麼多難為情啊。……好好，你老板跟我刮皮，我王二癩子從今天起不幹了。」

「王二癩子想得到就做得到，他肩起了鋪蓋捲子，客客氣氣地對老板道：

「『大老板，我王二癩子今天起正式不幹了，你也不要留住我，我也不要七個月的工錢，大家都很方便的好，再見！再見！』」

「老板意想不到他會這樣的行動，趕忙追了上前道：

「『喂！不可以啊！不可以啊！你還沒有學完三年哪！』」

「『哈哈，虧你說得出，我王二癩子別說做三年，只要再做一年，我這樣的活人，也要變成死人的樣子了。』」

「『不行，不行，』老板頓足道：『你不能白吃我的飯，你要還我七個月零一天的飯錢，你……還……』」

「『還你媽臭蛋！』」

「王二癩子跟着『啐！』吐了一口唾沫。在衚衕裏拐了幾個拐彎就不見。」

「王二癩子已走到大街上了。他暗笑那狗熊老板，怎麼長了那樣的狗熊脾氣，造物者未免將他造得太浪費了！應當將那樣好的材料，造一個為人類社會謀幸福的人纔不奢侈呢；而且我們如危卵的中國，也亟需要這樣的人。跟着又想到那狗熊，專門以偷工減料為能事；並且做得很巧妙的，一點也看不出破綻。在交貨的時候，若是男主顧，他會裝着一面孔的規矩道：

「『先生，您瞧，您的衣服做得多好！除了您這樣高貴品格的人穿，沒有一個人可以配得上這件衣服的式樣。您轉過來，您瞧瞧您的屁股上吧，衣服樣子的好醜，頂緊要就在這一點，瞧瞧您的屁股上表現得是多麼一個有曲線美的屁股啊！您當心，要是小

姐們看上了，做裁縫的可不負責任啊。唔，想您先生對於穿衣服一定是內行的。我們也不瞞您說，這件衣服，我們做了兩個工呢。從您先生的品格上，曉得您決不會少把錢的。……」

「如若身女主顧，他會裝扮起一面孔的笑容道：

「太太，您的衣服可不好做，裏子長，面子短，爲了您要早點穿，我們也未來得及通知您，就趕到料子店去，配了一寸料子來，唉，太太，我們倒貼了您一寸料子呢。」

「那位太太真被矇住了，付了工錢和一寸料子的錢，又着實地稱贊他一番，並且還說以後給他介紹生意。於是很滿意地拿着衣服走了。」

「狗熊老板，錢也弄到手了。他將錢數了再數後，纔鎖進箱子裏去。跟着又將偷下來的料子像往常一樣的塞進布袋裏去。布袋子胖了，他知道料子多了。就將它全部倒出來，經過分門別後，賣給把料子店；於是又將錢鎖進箱子裏去。乾脆講，他是爲錢而活的；他這個人是附屬於錢的。將來他入棺材；剛剛釘好了棺材板，兒子就將那隻銀箱子打開，把死鬼生前撈來的錢，一下子送到舞女身上去了。如果那個舞女歡喜倒貼小白臉，那麼他兒子便是一輛運煤車，死鬼就是煤礦了。」

「王二癩子想着，兩條腿已經穿過了大街，走向鄉僻的小路上。不，他簡直不像走，像一隻脫籠的麻雀快快活活地跳着走向家裏。」

(待續)

本社業務部啓事

邇來物價飛漲報紙及印刷費亦隨之漲價致本刊成本驟增本社處此情形之下不得不酌量增加價目自本期起每冊實售國幣壹角五分預定全年十二冊壹元五角半年六冊八角特此通告諸希鑒諒爲荷

大華車行

▲本行特聘優良技師

▲專修各種機器車輛

▲欲配另件特別優待

▲如蒙光顧保君滿意

時值夏令：

駕駛機器腳踏車

最爲適宜：

本行願以最低價格出賣各種老牌機車諸君不妨前來一試

地址愛多亞路一四〇六號
電話三二八〇五

四季歌

淑岑

山桃花紅過低垣，
嫩芽兒鋪上大地。

在故鄉，

在早春，

是我的童年。

野原上奔着壯馬，

山脚下倘伴着羊羣。

汨汨河水的清歌，
習習渡河的涼風。

在故鄉，

在仲夏，

是我的青年。

低歌湖畔的落日，

小步着月色，蕉影下。

多事的秋天，
痛創的回憶永不能遺忘：

——是九月，

脫離了家鄉，

遠別了兄弟夢娘，

就此開始了流亡！流亡！

冬日裏，

戰鬥——在峭崗。

流亡從童年到了少壯。

雖是逆風刈着雙頰，

雪花吻着征衣。

可是我不能爲這——

忘却我那破碎的家鄉。

讀者·作者·編者

在諸君熱切的關懷下，痛心我們綠洲在延期了二十多天後始能與諸君見面，這理由
是外來的或內在的，恕我們在環境的前提下，所以告訴大家的只是在這延期的時日中
，我們始終在悲憤和激動中渡過，始終不想在惡劣的周遭下，輕棄我們的職守。

這次關於本刊，已有不少更動，主要的暫時停刊英文版，一半是採取一部份讀者的
要求，一半是社中考慮後的決定，但一有機會我們是還是要繼續下去的。不過這些改動
，無論如何決不致離開我們的初衷，在文藝本位上，描繪下這一代的「衆生相」，忠實的
，坦白的。所以通訊和報告將成爲本刊注重點之一，這樣不但適合客觀條件，同時在一
九三七年終上海出版界危機重臨的今日，在沉悶空氣下喘息的人們，籍這些內地熱烈的
情景，舒適一口氣。

但我們不得不對作家們表示歉忱，爲着環境關係，時常有許多不必要，或根本上不
應該的改動，諒在大家都明白。在我們動手之際，心裏的悲痛也是極度的。

這期的劇本，已定筠子女士之歌劇「流浪者」，但臨時抽出，致本期只得缺如，以後
我們還是預備每期刊一個的；學生界本期稿件收到得不多，大既都在忙於考試，索性也
停刊一期，下期起仍然恢復。同時還擬出一個題目，「我怎樣渡過了考試」，我想對考試
制度已有懷疑的今日，親身經歷的同學們，一定會有剴切的見解，如收到的稿件可能出
一個特輯的時候，我們一定出一個特輯，希望同學們踴躍寄稿。

至於這期「朝霧中」是值得向讀者特別提出的。這故事的人物都是我們鄉村平常所熟
悉的個性，他們沒有一個不想過安穩日子的人，但他們却都做了不安穩的遊擊隊，「有
誰敢踏進我們的莊子，管教他見不得爹娘」便是他們的信條。但「遊劫隊」却正是一篇相
反的通訊，但看見了爛肉，終得設法剛去牠，雖然我們做到還只有暴露的工作。「轟炸
在昆明」，「荒亂中的平津」我們把他收在一起是想把淪陷城市，與內地的作一個比較，
但因寫作上的平常，顯得並未強而有力，但讀者們是不難發覺端倪的。

末了，欣喜我們這次動蕩中的見面，讓我們熱切攜手。我們的附張意見書，希望不
吝寄下。

聚豐新記木號

專辦國產杉木杉板廣木等

木料價目格外克己比衆便宜

本號壽器部所出之四川楠

木及婺源壽器其原料皆由

本號派人親往出產地精剔

選擇並由本號主親自監製

故其出品精良可稱上乘爲

全滬冠

▲▲建造房屋木柵

▲▲請用國產杉木

▲▲質堅耐用價廉

▲▲超過舶來萬倍

請到

惇信路一百五十八號

祝餘木材公司

購買

本公司木材並可代客設計

使君滿意

百病消

家庭旅行之小藥庫
衛生保命之好醫生
每瓶五角

不必內服外治百病祇須將藥少許點入眼角百病皆消神效無比貧病不計

主治

- (一)霍亂痧疫
- (二)山瘴中風痰厥氣閉傷寒
- (三)頭痛牙痛喉痛胃痛腹痛骨痛
- (四)跌打損傷吊溺自刎氣閉住人事不省
- (五)疔疽癰毒對口發背
- (六)蛇咬蜂蟻蜈蚣
- (七)赤眼青盲七十二種目疾
- (八)小兒急慢驚風痰厥食厥疳積等等

胃痛散

貴重藥品虔製
非消導劑可比
每瓶四角

專治年久胃病 胃腕作痛 嘔吐 飲食不消 肝氣 劇痛等 藥到病除

肺癆吐血膏
王道國藥 甘芳適口
每瓶二元

專治一切肺勞等症 功能開胃健脾

返魂丹
急救聖丹 濟世良藥
每瓶壹元

功能起死回生誠為居家旅行必備之良藥

破傷風散
專治創傷 轉危為安
每罐壹元五角

凡遇鎗傷刀傷以及跌打損傷等症 服用此散即能止痛止血轉危為安

外敷止痛散
安骨舒筋 退腫止痛
每罐壹元

專治一切跌打內傷以及週身各部內傷疼痛等症藥到立止疼痛

瘡疾膏藥
專治瘡疾 奏效迅速
每張五分

凡遇瘡疾時速請貼此膏藥乃奏效迅速瘡疾立愈

北山西路二二八號
電話四四一〇五號

郁氏葆華製藥社

增進食慾
 壯精神
 助發育
 增進工作能力
 增加乳分泌
 壯體力
 健消化
 增進睡眠

卷食增 口胃開

BIOZYGEN

品補常家 身強胃開
 劑製母醇牌老

寶青春

售出有均 造製廠藥亞新海上 房藥司公

健康

福幸



康健的人生，什麼都有生輝！
你瞧！強壯男子的肌肉，時代
女子的健美；
那多麼的令人羨慕着，
青春的男子，妙齡的女士，
正在振作有為的時候！
可是：有許多人容顏枯槁，精
神萎靡，弱不禁風，不但容易
染病，更影響着事業的進展，
致其原因，不外平時營養不良，
或是內分泌不正常，補救方
法：惟有服用長命牌

維他賜保命

補針
補丸

本品之主要成分為各種維他命
及性腺荷爾蒙結晶：持有內分
泌製劑之無上權威。

補腦強腎 可稱確效
固精長力 延年益壽

患神經衰弱，或性機能衰弱的人們：服用本品，可說是絕頂
穩妥的良藥。（藥分男用女用兩種）

主治各症
神經衰弱
腰痠背痛
遺精陽萎
月經不調
貧血瘦弱
希司脫利
病後產後
調理各症

胃各月兒
口種輕重
不貧不體
開血調弱
一婦各發
濟婦各發
化女種育
不血帶不
良虧病良

請服本廠

食力婦好
母弗美力
生肝素生
健願調活
飯如經澄
加瀝補健
餐丹血全

信誼藥廠 著名出品



售出有均 房藥大各